

拉丁美洲现代独幕剧选



拉丁美洲现代独幕剧选

王 央 乐 译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七 八 年 · 北 京

新
年
好
運

PDG

拉丁美洲现代独幕剧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84,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5

1978年1月北京第1版 1978年1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656 定价 0.37 元

前 言

这本小册子，选译了拉丁美洲国家的七个独幕剧。

在当前拉丁美洲国家的民族戏剧运动中，独幕剧的创作和演出占着重要的地位。独幕剧情节紧凑，演出方便，容易为观众接受，因此，不少当代的拉丁美洲剧作家，如阿根廷的奥斯瓦尔多·德拉贡，哥伦比亚的恩里克·布埃纳文图拉，智利的豪尔赫·迪亚斯，墨西哥的卡洛斯·索洛萨诺，巴西的奥古斯托·布瓦尔等，除了多幕剧外，都积极提倡和写作独幕剧。

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民族戏剧运动，开始于本世纪的五十年代。当时有一批年轻的剧作家、导演和演员，为了摆脱剧场商业利益的影响，或者为了避免政府机构的控制，组成了一些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剧团，创作和演出了一些戏剧。他们自称为“独立”戏剧，表示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独立进行艺术创作的精神。其中比较著名的如：阿根廷的弗雷·莫却民间剧团，哥伦比亚的加利实验剧团，墨西哥的墨西哥大学剧团，智利大学和智利天主教大学的两个实验剧团，委内瑞拉的拉哈塔布拉剧团等，都为推动这个现代民族戏剧运动作了不少工作。

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民族戏剧运动，其主要特点是：一方面力求反映本国本民族生活的题材，另一方面探索新

的戏剧表现手法。独幕剧由于其情节、时间、人物、场景等等的局限性，要求更加精炼的艺术技巧，因此，与多幕剧相比较，它们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了较为独特的风格。

但是，西方戏剧流派的影响，对于拉丁美洲戏剧仍然十分明显。拉丁美洲国家的现代剧作家和导演，在创造民族戏剧艺术的过程中，往往模仿西方流行的舞台技巧和表现手法，或者象西方的剧作家和导演那样，追求新奇的戏剧效果。所以他们的有些作品，几乎和西方的荒诞派戏剧或者结构派戏剧完全一样。然而他们的大多数，在模仿西方戏剧流派的同时，也学习印第安民间的戏剧表演和西班牙古典戏剧的传统，努力把它们结合起来，以适应自己所要反映的现实的需要，不断地进行着新的风格的尝试。

这里选译的七个独幕剧，其中《潘奇托·贡萨莱斯的故事》、《女教师》、《钉上十字架的人》译自《狂欢,拉丁美洲现代独幕剧选》,赫拉尔多·卢苏里亚加和罗勃脱·留德尔编选,1974年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出版社出版;《最后的瞬间》、《老虎》译自《当代拉丁美洲戏剧集》,卡洛斯·索洛萨诺编选,1964年墨西哥经济文化基金出版社出版;《白围身》译自《当代智利戏剧》,胡利奥·杜朗—塞尔达编选,1970年墨西哥阿基拉尔出版社出版;《阿塔瓦尔帕之死》译自《当代秘鲁戏剧》,何塞·埃塞·穆尔加编选,1963年马德里阿基拉尔出版社出版。

译 者

1977年12月

目 次

潘奇托·贡萨莱斯的故事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德拉贡(1)

女教师

.....〔哥伦比亚〕 恩里克·布埃纳文图拉(19)

白围身

.....〔智利〕 塞尔希奥·博达诺维克(29)

最后的瞬间

.....〔多米尼加〕 弗兰克林·多明格斯(49)

老虎

.....〔厄瓜多尔〕 德梅特里奥·阿吉莱拉·马尔塔(77)

钉上十字架的人

.....〔墨西哥〕 卡洛斯·索洛萨诺(103)

阿塔瓦尔帕之死

.....〔秘鲁〕 贝纳尔多·罗卡·雷伊(125)

电子书
PDF

潘奇托 · 贡萨莱斯的故事

〔阿根廷〕 奥斯瓦尔多 · 德拉贡

Osvaldo Dragún

Historia de Panchito González

奥斯瓦尔多·德拉贡于 1929 年生于阿根廷的恩特雷·里奥斯省，是近年来阿根廷的著名剧作家之一。他和阿古斯丁·库塞尼以及安德烈斯·利萨拉加一起，推动了本世纪五十年代的阿根廷独立戏剧运动。

德拉贡在青年时期放弃了学习法律，担任几个业余剧团的导演和演员之后，于 1956 年加入了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弗雷·莫乔民间剧团，很快就成为该剧团的主要人物之一。同年，这个剧团演出了他的《美洛斯来的瘟疫》。这是一个寓言历史剧，借古代希腊的历史故事，抨击 1954 年美帝国主义颠覆危地马拉阿本斯政府的军事干涉。1957 年，他写了拉丁美洲历史剧《图帕克·阿马罗》，也由这个剧团上演。同年，他也写了几个短剧，编成独幕剧集《讲述用的故事》。

他的其他剧作有：《旧市场的奇迹》(1962 年)，《他们对我们说我们是不朽的》(1963 年)，《城里两点钟》(1967 年)等。

德拉贡的戏剧，其题材基本上都来自现实生活；他

的历史剧也反映了现实的问题，但是他的后期作品，由于受了西方戏剧和戏剧技巧的影响，越来越复杂化，心理化，技巧上也更加复杂。他的作品中上演较多的是《讲述用的故事》里面的短剧。它们的情节、技巧都比较单纯、朴素，内容大多反映社会问题，讽刺意味也比较强烈，适合于小型演出。

《潘奇托·贡萨莱斯的故事》即选自这个短剧集。

潘奇托·贡萨莱斯的故事

人 物

女演员。

演员甲。

演员乙。

潘奇托·贡萨莱斯。

女演员：这个故事讲的是我们的朋友潘乔……

演员甲：潘奇托。

女演员：对了，潘奇托·贡萨莱斯。讲他怎么会觉得南非洲发生黑死病应该由他负责。

演员甲：我们好几年没有见到潘奇托了。昨天，我们象往常那样，正在闲逛，收集故事……

演员乙：（过场）号外！……号外！……南非洲发生了可怕的黑死病！

演员甲：黑死病！……

演员乙：（又过场）南非洲发生黑死病！号外！……

女演员：南非洲？

演员甲：这不是巴西……

女演员：也不是乌拉圭……

演员甲：离这儿远着呢。没有传染的危险。

女演员：因此我们继续逛；突然……

潘奇托（上场，说话声音阴沉）喂！

女演员和演员甲：潘奇托！你好啊，老家伙！多么久没有见啦！……

女演员：我们去喝杯咖啡吧！咖啡……

演员甲：喝咖啡！

潘奇托：吃镇痛片。

演员乙（过场）号外！号外！南非洲发生了黑死病！

潘奇托：走吧！这些报贩嚷得我心里发烦。

女演员 潘奇托，怎么了！什么不对头？干活太累了？

潘奇托：不是。

女演员：欠债了？

潘奇托：不是。

女演员：病了？

潘奇托：是的。黑死病！

女演员和演员甲：（跳起来）你得了……黑死病！

潘奇托：不，不是我！是南非洲得了黑死病！那是我的过失……

女演员：于是潘奇托就把这个故事讲给我们听。……从前你曾经想当一个工程师……

潘奇托：是的。我一向知道二乘以二等于四。

演员甲：但是结果却不是那样……

潘奇托：我结婚了。侍者，再给一片镇痛片。

女演员和演员甲：（哼着婚礼进行曲）独……独……米……

独！……

潘奇托：是的。头一个是男孩子……

女演员和演员甲：（不那么高兴地）独……独……米……

独！……

潘奇托：然后一个小女孩……

女演员和演员甲：（忧郁地）独……独……米……独……

演员甲：后来呢？

潘奇托：双胞胎。

女演员和演员甲（悲哀地）独……独……米……独……

潘奇托：后来我心里想：工程师？哈！（讥刺地）当然，什么时候都能当！可是我先得找个职业养家……

女演员（扮他的妻子）我说，亲爱的，你为什么不去跟我叔叔谈谈。他给一位议员工作……

演员甲：当然罗，没有问题的，我的孩子！拿着这封信到海外肉类食品公司去。他们欠着我一些人情；他们会聘你的……会聘你的。

演员乙（上场）密斯脱贡萨莱斯①！

女演员：一个老板是英国人。

演员甲：塞涅尔贡萨洛②！

① 英语：贡萨莱斯先生。

② 意大利语 贡萨莱斯先生。

女演员：还有一个老板是意大利人。这很自然：是海外肉类食品公司嘛！

潘奇托：（对妻子）他们聘下了我！我挣一千五百比索一个月……

女演员：妙极了！……

潘奇托：不！不那么妙！我们拿着一千五百比索怎么办？吃豆子……

女演员：耐心点儿，潘奇托。等着机会来到……

潘奇托：而机会就来到了。

演员甲和演员乙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哒、哒、哒、哒……海外肉类食品公司的电报。

演员乙（读电报，很坏的西班牙语口音）“本公司拟投标向南非洲人提供二千吨肉类。将根据本公司提出的价格作最后决定。”

演员甲：（很重的意大利语口音）只要有肉味儿，就是好吃的东西！……

演员乙（喊）密斯脱潘奇托！

演员甲：塞涅尔贡萨洛！

潘奇托：（对妻子）他们叫我呢，宝贝！叫我！去出席董事会。我刚知道，他们要给我加薪。

女演员：太好了。不过，别那么激动——你的领带都歪了。嗨！干吗使这香水？

潘奇托 因为它便宜。而且，它的牌子叫做“爱的吻”。瞧？（他吻她）

女演员：快去吧，小傻瓜。有了消息马上打电话给我。

潘奇托：于是我去出席董事会了……

演员乙：密斯脱潘奇托。有肉还是无肉，这是一个问题^①……

演员甲：我们得比其他任何人都便宜。

演员乙：这就全靠您了。我们给您五千比索一个月，要是您解决了我们的问题……

潘奇托（打电话）喂！……喂，喂！……

女演员：喂！

潘奇托：亲爱的，给我啦！五千比索一个月！

女演员：亲爱的，我要烤一只蛋糕庆祝庆祝。

潘奇托：当然。蛋糕很好吃，可是竞争真激烈……

演员甲：牛肉每公斤四比索！

演员乙：羊肉每公斤三比索！

演员甲：猪肉每公斤两比索！

演员乙：下水每公斤一个半比索！

潘奇托：太可怕了！我没法跟他们争……

演员乙：密斯脱潘奇托，想想您那五千比索……（摇着头）

演员甲：唉！……不行啊……不行啊，塞涅尔贡萨洛……

潘奇托：那么我，我怎么办呢？这是五千比索一个月啊；我得养活我的家。想想，潘奇托，想想……有了！（向演员甲和演员乙）问问他们！请问问他们！这是唯一的

^①此句套用莎士比亚《哈姆莱特》中哈姆莱特的独白“活还是不活，这是一个问题……”。

办法！

演员乙：喂，接伦敦。加急！

演员甲：接罗马，赶快！

潘奇托：等了两天我才得到答复。两天哪！每当我看见我的孩子们在吃饭，或者骑上我买的自行车，我就担心。

要是我们还得回头吃豆子怎么办？

演员甲和演员乙 哒、哒、哒……哒、哒、哒、哒……海外肉类食品公司的电报！

潘奇托：答复终于来了，是吗？……

演员乙：密斯脱潘奇托，这用不着牛肉……

演员甲：什么都行，只要是肉，而且……非洲人……他们都是黑人……

潘奇托：他们是黑人，你明白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他们是……他们是黑的，知道吗？

演员乙：另外，他们嘱咐我们，那商标要彩色的。黑人喜欢彩色。

潘奇托：你明白了吗？什么样的肉没有关系。要紧的是商标……他妈的彩色……可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五千比索！我有什么办法呢？于是我就干了。（他向演员甲耳语）

演员甲：这不行，塞涅尔贡萨洛，在意大利 i poveri mangiano anche 马肉^①。这肉好吃！

^①意大利语：穷人也吃马肉。

潘奇托：马肉不行，因为意大利的穷人吃马肉。（他向演员乙耳语）

演员乙 不行，不行，密斯脱潘奇托。吃狗肉喝 vino blanco^①，very bien^②，顶顶好！

潘奇托：狗肉也不行，因为伦敦的老爷们吃狗肉。可是对我来说，这就是五千比索！我怎么办呢？想想，潘奇托，想想！想想……有了，不，不，这不行……不行……不……好，这行！耗子肉！

演员甲和演员乙：耗子肉？啊！

潘奇托：然而他们同意了，我们签订了合同。

演员甲 真行，真行，塞涅尔贡萨洛！

演员乙：密斯脱潘奇托，这五千比索是您的了！

潘奇托：于是我回到家里，叫我妻子再烤一只蛋糕。（向女演员）孩子们呢？

女演员：上床了。

潘奇托：你烤蛋糕了吗？

女演员：没有，我没烤。

潘奇托：为什么不烤？

女演员：瞧，我不喜欢你近来的行为。你变了。

潘奇托：从前我怎么样？

女演员：你关心别人。

潘奇托：我照样在关心！可是这些黑人……他们不是

① 西班牙语：白酒。

② 英语夹法语 最好。

人 ●●●...

女演员：你怎么知道？

潘奇托：我知道！而且，这意味着五千比索。要是我们没有结婚，我早就是个工程师了。现在既然我们结了婚，我也不是工程师，我就得挣钱养家……（女演员走了开去）她走了。我伤了她的感情。都是那帮非洲黑人惹起来的麻烦！不过我的良心叫我烦恼……所以第二天……（向演员乙）请问，医生，您认为耗子肉对黑人有害吗？

演员乙：绝对无害。耗子肉是猫吃的。而猫住在人们的家里。人们吃的是牛肉。因此，黑人吃耗子肉就等于吃牛肉一样。我要走了，老弟。有一客烤牛排在我乡村别墅家里等着我呢……（他走开去）

潘奇托：听见了吗？他们是黑人！可是，我又去见一位律师。（向演员甲）这合法不合法？

演员甲：关于此类事件，
并无明文规定，
根据我所了解，
也无法律上之先例……

潘奇托：那么到底合法不合法？

演员甲：我哪能知道？

潘奇托：于是我去见一位科学家……（向演员乙）您的高见呢，教授？

演员乙：你要知道，黑人是一种低等民族，生活在原始的动

物状态之中。他们互相之间我吃你，你吃我。这意思就是说，他们吃动物。因此，吃一只小小的老鼠，对他们来说，其意义无非是吃一种较小类型的动物而已。请原谅，我真的该走了……人家请我去讲演梵文的起源哩！

潘奇托：于是我下定了决心。（他大声地宣布）海外肉类食品公司现在发起一次伟大的灭鼠战役！

演员甲（叫唤）来，耗子 来，来，耗子，来……

演员乙 出来，老鼠，老鼠，小老鼠……

演员甲：耗子，小耗子……耗子，小耗子……

演员乙：一百只耗子！

演员甲：一千只老鼠！

潘奇托：一共四百万只耗子！

女演员：那时候我简直就看不到他。他真是忙极了！所以我就有时间好好想想。我想，他要抚养孩子，他没有当工程师，也许都是我的过错。现在他却成了一个大企业家。任何他不喜欢的东西，他都骂做‘黑’的。

演员甲：贡萨莱斯先生，费南德斯来电话说要请一会儿假……

潘奇托 把这该死的‘黑’人辞了！

演员乙：天气真热，贡萨莱斯先生！

潘奇托：都是这他妈的“黑”太阳。

女演员：你的衣服都弄脏了！

潘奇托：一辆‘黑’汽车开过，把他妈的‘黑’泥水溅我一身

女演员：他还阅读关于三 K 党的书籍……他想让自己相信。直到有一天，市政府把他请去。还得我陪着他一起去……

演员乙：我们的美好城市万分荣幸，向您敬颁公共卫生大十字奖章一座，以表彰阁下在您发起的伟大灭鼠运动中所作出的贡献……女士们先生们，让我们一起干杯，祝贺这位新的吹笛英雄^①，他消灭了……呃……（演员甲向他耳语）噢，对了，消灭了那个，那个……

女演员：没有结束，我就走了。我根本不喜欢这一套……

潘奇托：现在我们得考虑一下彩色商标！

演员甲：塞涅尔贡萨洛，这颜色，应该是蓝的，黄的，再蓝的……

演员乙：不，不！我建议让画家们来竞赛。谁得胜，给一万比索，送到英国留学。它将是……艺术化的。

潘奇托：于是我们把它搞成艺术化的。实体派画家来了。

演员甲：我提出画一棵树，变化成一客火腿三明治。

潘奇托：什么颜色？

演员甲：红的和白的，当然！

潘奇托：不行。抽象派画家来了……

演员乙：我设想画一个立方体，里面横穿过一系列的圆点……

潘奇托：什么颜色？

^①欧洲传说中的少年，能吹笛诱鼠出洞。

演员乙：绿色跟黑色！

潘奇托：不行。

演员乙：好吧！……（走开去）

潘奇托：最后，一个超现实派的女人……

女演员：我建议画哈姆莱特鬼魂的一只眼睛，被他叔父在
庆功宴上用的一根牙签刺穿……

潘奇托：什么颜色？

女演员 红的,黄的,紫的,橙的,绿的,黑的……

潘奇托：太妙了！我们就采用了眼睛和牙签的商标。超现
实派去了伦敦，而肉则去了非洲。一个星期过去了……

演员甲（向演员乙）船长,你闻到什么奇怪的气味没有？

演员乙：这是海洋的气味……

潘奇托：又一个星期过去了……

演员甲：船长，有臭味！

演员乙：这是海风。

潘奇托：到了下一个星期……

演员甲（捏着鼻子,几乎窒息）还没有到吗,船长？

演员乙：明天我们就到了。

演员甲：我受不了这气味！

演员乙：那是我们下面装的罐头里的鬼东西！它比死耗子
还难闻！

潘奇托：的确是死耗子！然而怎么能怪我,既然医生、律师
和教授都对我说过没有关系。也怎么能怪我，既然我
要养家活口，五千比索总归是五千比索。而况，他们是

黑人……他们什么事都不会发生。这不对吗——他们什么事也不会发生？

演员甲：（把一样东西给演员乙）漂亮的彩色，嗯？漂亮的彩色！

演员乙：（扮成一个非洲黑人）漂亮的彩色！漂亮的彩色！（他打开罐头就吃，忽然眼珠打转，倒下死去，四肢僵硬，象一条狗）

演员甲：号外！……号外！……南非洲发生黑死病！黑死病！南非洲发生黑死病！……

演员乙：密斯脱潘奇托……

演员甲：塞涅尔贡萨洛，您不人道，而我们的公司必须要人道，您懂吗？（他们跟他握握手走开去）

潘奇托：于是他们把我辞退。你们相信吗？当然，这也许都是我的过错。黑死病，你知道吗？可怜的黑人！

演员乙：（过场）南非洲发生了黑死病！南非洲发生了黑死病！……（下场）

潘奇托 别嚷了，请你！你要我去跳河吗？

演员甲：这就是潘奇托讲给我们听的故事……

女演员：（大笑）他真叫我们发笑！

潘奇托，别笑，请你，别笑 这是十分严肃的！

女演员：可是，潘奇托……

潘奇托：这是十分严肃的，我对你说！因为现在我为南非洲的黑人难过。然而如果明天他们再给我五千比索叫我再干这种事情呢？我怎么办？我得想想我的家；五

千比索总归是五千比索！如果不是非洲人，而是在这里生活的人，我怎么办？我发誓，我不知道该怎么办。这叫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而且，我的妻子对我说，我和从前不一样；我变了。这也叫我不得不停下来想一想。别笑，请你。别笑……（下场）

演员甲：当然罗……

女演员：于是……我们不笑了。

——幕 落

女 教 师

〔哥伦比亚〕 恩里克·布埃纳文图拉

Enrique Buenaventura

La Maestra

恩里克·布埃纳文图拉于 1925 年生在哥伦比亚的加利。青年时期，他在拉丁美洲许多国家从事过各种职业：在加拉加斯当过新闻记者，在特立尼达当过画师、在累西腓当过导演和教员，在智利的圣地亚哥当过演员和厨师。他还学过雕塑和绘画，研究过建筑。除了戏剧创作以外，他也写诗和短篇小说。

布埃纳文图拉是哥伦比亚当代有名的剧作家，也是拉丁美洲有名的戏剧家之一。他从当演员开始从事戏剧工作，后来成为导演和编剧。 1955 年，加利实验剧团成立；他是创办人之一。这个剧团以新的内容和新的技巧推动了哥伦比亚民族戏剧的发展。 1963 年，这个剧团上演了布埃纳文图拉的《克里斯托弗国王的悲剧》，获得联合国科教文组织的国际戏剧研究院奖。 1968 年，这个剧团又上演他的《圈套》；由于这个剧本尖锐地讽刺了拉丁美洲的独裁统治和军队，哥伦比亚政府撤销了对它的经济支持。今天，加利实验剧团以它上演的戏剧的社会内容，以及不断创新的戏剧艺术

技巧而闻名于拉丁美洲。布埃纳文图拉作为这个剧团的一个导演和编剧，还积极提倡演员、导演、编剧以及舞台工作人员的集体编剧和集体导演，受到拉丁美洲戏剧界的注意和重视。但是他受西方各种戏剧流派影响较深，有时较多着重于戏剧的技巧方面。

他的主要剧作有：《在上帝的右手》(1960 年)，《地狱的文献》(1968 年)，《红色敞篷车》(1970 年)，《告密》(1973 年)等。

这个短剧选自《地狱的文献》。它以一个极为简单的情节，勾画出拉丁美洲人民在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斗争中所受到的深重痛苦。

女 教 师

人 物

女教师。

胡安娜·帕桑布。

彼得罗·帕桑布。

“斜眼”托维加斯。

阿森松老妈妈。

警官。

佩雷格里诺·帕桑布。

一个年轻的妇女坐在台前的一条长凳上。在她后面，或者在她旁边，可以进行演出。但是她和其他的角色没有直接有关系的表演。她不看他们，他们也不看她。

女教师：我已经死了。我是在这里出生的，在这个市镇上。在一所红土坯茅草顶的小房子里。就在路边，学校的对面。在冬天，这条路是一道慢慢地流动着的红泥河流。

到了夏天，就变成一阵红土的旋风。下起雨来，你的鞋会在泥浆里消失不见。骡马的肚子溅满了泥浆，马鞍和鞍上的人的脸，也溅满了泥浆。到了太阳高照、迟迟不落的日子，整个市镇就都落满了红土。穿着鞋子走到路上，鞋里就满是红土。骡马的蹄子上和腿上，也是红土。它们喷着鼻息的鼻孔里，也是红土。甚至鬃毛，鞍子，人们汗湿的脸，帽子，也无处不是红土。我就是从这滩泥浆里出生的，从这堆红土里出生的，现在我回到泥土里来了。来到这个俯瞰着市镇的小小的墓园，在野菊、天竺、百合和茂盛的野草之中。红泥的苦味和亚拉瓜草的甜香混和在一起。到了下午，树木的气息在我头上的空中飘荡，飘下市镇。（停顿）傍晚，他们把我送到这里。（送葬的队伍抬着棺材在台后出现）我的婶母，胡安娜·帕桑布来了。

胡安娜·帕桑布：你为什么不吃飯啊？

女教师：我不要吃。为什么吃呢？吃饭已经没有任何意义。吃饭是为了活，而我已经不要活了。生活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我的叔父，彼得罗·帕桑布来了。

彼得罗·帕桑布：你爱吃香蕉，爱吃抹上盐和奶油的玉米。

女教师：我是爱吃香蕉和玉米，可是我不吃。我紧紧地闭着嘴。（停顿）“斜眼”托维亚斯也在里头。多年以前，他是这里的镇长。

托维亚斯：我给你带来了清泉。你小的时候，最喜欢喝那里的水。我用树叶做了个杯子，把泉水给你带来，你却

不喝。

女教师：我不要喝。我紧紧地闭着嘴唇。求上帝宽恕，我开始心里想：但愿这泉水赶快枯竭。为什么泉水还在汨汨地往外冒呢？我奇怪。为了什么理由呢？（停顿）阿森松老妈妈也在这里。她是把我接到这个世界上来的接生婆。

阿森松：唉，姑娘哟！啊，我的孩子！我把你接到了这个世界上来。哎，宝贝儿哟！为什么你不吃我给你的东西？为什么你洒了我给你做的汤？我的手，治好了那么多人，为什么就治不了你的受了创伤的身体？那些杀人犯在这里的时候……（送葬队伍里的人都恐怖地向四处张望。女教师说话时，老妇人继续不出声地痛哭）

女教师：他们害怕了。不久以前，恐怖来到了这个市镇，黑压压地象一大块乌云，悬在头顶。空气中充满了恐怖；声音变成了恐怖的发苦的唾沫，人们只能往肚子里咽。昨天，乌云裂开了，雷电落到了我们的身上。（送葬的队伍消失。黑暗中响起一阵强烈的鼓声。灯光重亮时，台后有一个老年农民，跪在地下，双手绑在背后。他的面前，站着一个警官）

警官：（看着一张名单）你是叫佩雷格里诺·帕桑布，对吗？（老农民点头）那么，你是这里的大人物罗！（老农民摇头）

女教师：我的父亲曾经两次被政府任命为镇长。但是他根本不懂得什么叫做政治。他不明白政府已经更换。

警官：你是因为搞了政治才弄到这些土地的，是不是这样？

女教师：这不对。我的父亲是这个市镇的创建人之一。因为他是一个创建的人，所以他在路边盖了一所房子，还得到了一些土地。这个市镇的名字是他给起的；他把它叫做‘希望’。

警官：你不说话，是不是？你什么也不说，嗯？

女教师：我父亲不多说话。

警官：这些土地分配得不对。我们要把它重新分配。它得归真正的所有主所有，包括土地证等等，一切手续都得齐备。

女教师：我的父亲来到这里的时候，这里还是一片林莽。

警官：职位也给得很不恰当。你的女儿是学校教师，是不是？

女教师：这并不真正是一个职位。他们很少给我薪金。可是我喜欢当学校教师。我的母亲是这个学校的第一位教师。是她教的我。她死去以后，我当了教师。

警官：谁知道这女的教的是些什么！

女教师：我教读书和写字；我教教义问答；教他们爱祖国，爱国旗。我绝食的时候，我想到了孩子们。这是真的，他们一共没有几个；可是谁来教他们呢？于是我想：为什么他们要学会教义问答呢？为什么他们要学会爱祖国，爱国旗呢？祖国和国旗已经不再有任何意义。也许这样不对，然而我却是这样想的。

警官：你为什么不说话？这不是我的事。不能怪我。我只

是照命令办事。（叫喊）你看见这张名单吗？所有上届政府的大头目和大人物都在这上面。我们得到命令，把他们统统干掉，让我们可以进行选举。（警官和老农民消失）

女教师：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他们把他推到屋后的土坯墙前面。警官发了命令，兵士们开枪。过后，警官和兵士冲进我的房间，他们一个接一个地强奸我。于是我开始绝食。慢慢地，慢慢地，我死了。现在马上就要下雨，红土就要变成泥浆。这条路会成为一道红泥浆的河流，慢慢地慢慢地流动着。鞋子又会踩到路上，泥浆淹上脚背。骡马的肚子溅满了泥浆，甚至人的脸和帽子也会在路上溅满了泥浆。

——剧 终

白 围 身

〔智利〕 塞尔希奥·博达诺维克

Sergio Vodanovic

El Delantal Blanco

塞尔希奥·博达诺维克生于 1926 年，原来当过律师，后转向戏剧创作。他是与埃贡·华尔夫,胡安·古斯曼·阿梅斯蒂加，何塞·切斯塔同时代的智利剧作家；他们追随智利女剧作家伊西多拉·阿吉雷所开创的社会戏剧的道路，从正在日益贫困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观点，对智利当代社会进行讽刺和揭露。

博达诺维克的戏剧创作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他学习戏剧表现艺术的阶段。这个时期的作品多数属于所谓‘街头’喜剧,主要有《我的老婆需要丈夫》，《鹤鸟也在期待》等。第二个时期是他戏剧艺术成熟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作品如暴露腐败政治的《议员并不可敬》（1953 年），讽刺两面派官僚的《让狗去吠吧》（1959 年）等，揭露比较深刻，但是已经带有西方近代戏剧流派影响的痕迹。这种影响在他戏剧创作的第三个时期更为明显。这一类型的剧本，有 1964 年上演的《比尼亚穿泳衣的三个喜剧》，1965 年上演的《逃亡者》，1966 年上演的《请原谅……我们在打仗》等,比

较着重表现社会中各种不同地位的人们的冲突。

《白围身》即《比尼亚 穿游泳衣的三个喜剧》之一，
它的背景是智利有名的海滨胜地比尼亚 · 德尔马尔。

白 围 身

人 物

太太。

使女。

青年。

另一青年。

姑娘。

有身份的先生。

海滨。台后有一个更衣的小棚子。棚子前面坐着太太和使女。太太穿着游泳衣，外面披着一件毛巾浴衣，皮肤被一夏天的太阳晒黑了。使女则穿着她的白围身。

太太：（叫唤正在海滩边上的小儿子）阿尔瓦里托！阿尔瓦里托！别向那个小女孩扔沙子！下水去吧！多好的水啊！……阿尔瓦里托，别这样！别把小女孩的沙土城堡弄坏！跟她一起玩吧！……对了，我的好孩子……玩

吧……

使女：他真是爱闹……

太太：从他爸爸那儿来的……没法叫他改。他这种主宰一切的性格就是从他爸爸，从他爷爷，从他奶奶那儿来的……尤其是他奶奶！

使女：明天先生来吗？

太太：不知道。已经到三月了^①，我的朋友都回去了，可是阿尔瓦罗还叫我在海滨消磨时间。他说，他要让孩子充分利用假期。不过我看，真正充分利用的倒是他自己。

（脱掉浴衣，晒太阳）阳光啊！阳光啊！我晒了三个月的阳光。我陶醉在阳光之中了。（挑剔似地看着使女）你怎么没有晒黑？

使女：我很少从屋子里出来……

太太：那又怎么了？你是来干活的，不是来避暑的。给你工钱，是不是？

使女：是的，太太。我不过是回答您的问话。（太太躺下晒太阳。使女从提包里取出一本连环故事杂志，开始看起来）

太太：你在干什么？

使女：我在看这本杂志。

太太：你买的吗？

使女：是的，太太。

^①智利在南半球，十二月、一月、二月是夏季。

太太：那么，给你的工钱还不算太坏，既然你还能自己买杂志看，嗯？（使女不回答，重新看杂志）当然！你是在看杂志，让阿尔瓦里托累着，说不定就淹死……

使女：他不是在和那小女孩一起玩……

太太：我把你带到海滩上来，是叫你照看阿尔瓦里托的，不是叫你来看书的。（使女站起来，想往阿尔瓦里托那里走去）你可以在这里照看他。你留在我身边，可是得望着孩子，懂吗？我喜欢跟你一起到海滩上来。

使女：为什么？

太太：这个嘛……我不知道……也许就跟我喜欢坐着汽车来一样，尽管房子离这儿不过两夸德拉^①远。我喜欢让人家看看我的汽车。每天，总有几个人站停了，看它，议论它……当然，你是不会明白这汽车有什么特别。你倒是老实惯的……对我说……你家里怎么样？

使女：我没有家。

太太：我想，你不见得生下来就是使女吧。你总得在什么地方长大，总得有父母……你是乡下来的吗？

使女：是的。

太太：你一定非常愿意到城里来过日子吧，啊？

使女：不，我喜欢在那里。

太太：那么，你干吗来啊？

^①夸德拉：南美洲长度单位，等于 125.5 米。

使女：因为爸爸过不了日子……

太太：别给我讲这种话。我知道乡下佃农的生活。他们过得挺不错。人家给他们一夸德拉地让他们种，粮食不用花钱，还有多余可以卖掉。有的人甚至自己有牛……你父亲有牛吗？

使女：有的，太太。有一头。

太太：你瞧，还要怎么样？……阿尔瓦里托！别跑那么远，会来海浪的……你多大啦？

使女：我？

太太：我就是在对你说话。我发疯了，一个人自言自语？

使女：我快二十一了……

太太：二十一？二十一岁的时候，我已经结婚了。你没有想结婚？（使女低下头，没有回答）我竟然想着问这种事！为什么你想要结婚呢？这房子里什么都有：吃的，用的，很好的房间，干净的围身……要是你结了婚呢……你会得到些什么？就是一大群孩子，别的没有。

使女：（仿佛在对自己说话）我愿意结婚……

太太：傻瓜！这都是你看廉价杂志上的爱情故事惹出来的事……好好记着：蓝血的王子已经不存在了。要紧的不是什么颜色，而是钱袋。那时候，我的父母不同意我的一个求婚者，因为他没有钱，我还很生气。后来，来了阿尔瓦罗，他有企业，有地产，叫他们说不出来的满意，直到把我嫁给了他。但是我不喜欢，因为他那么胖，还有吸鼻涕的习惯。可是到后来，结了婚以后，一切都

无所谓了。所以我得出了一个结论，什么东西都一个样，只有钱不能一样。我有钱，你没有。这就是我和你的区别。你说是不是？

使女：是的，不过……

太太：啊！你真以为是这样？这可只是谎话。还有样东西比钱还重要，就是：阶级地位。这没法子买。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阿尔瓦罗没有阶级地位。我就有。我可以住在一个猪圈里，但是没有人会不了解我是个人物。不是个随便什么人。是个人物。

使女：是的，太太。

太太：我看看……把那本杂志给我。（使女把杂志给她。她翻着。看到了什么东西，开心地笑起来）你就看这个，你？

使女：我解解闷，太太。

太太：多么滑稽！多么可笑！瞧这一身破晚礼服。谁看了都会明白，穿在他身上多么不舒服，就象一头穿着紧身的河马。（又看杂志）这里还有个拉马尔基纳伯爵！拉马尔基纳伯爵！看看……这位伯爵说的是什么？（念）“我的女儿，我决不答应你和罗伯托结婚。他是一个平民。要记得，我们的血管里流的是蓝血。”这就是伯爵的女儿吗？

使女：是的，她叫玛丽亚。她是个单纯善良的姑娘。她爱上了罗伯托，城堡里的园丁。伯爵不答应。可是……知道吗？我相信，结果一定圆满。因为在上一期里，罗

伯托对玛丽亚说，他不知道自己的父母是谁。既然不知道父母是谁，那肯定他们是有钱的贵族；孩子小的时候丢了，或者给拐了……

太太：你都相信吗？

使女：这多么美好，太太……

太太：为什么美好？

使女：这样的事情会发生的。说不定哪一天，一个人会变成另一个人。原来是穷的，会变成富；原来是没人知道的，会变成一个大人物……

太太：你不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吗？……瞧这姑娘……你看见过我有时候戴过这种样子的耳环吗？你看见过我的朋友中间哪一个使用这种可怕的东西？还有这头发？简直叫人恶心。难道你不明白，这样的一个女人不可能是贵族？看看……这里有没有园丁的模样？

使女：有。在最后的几页。（指着杂志给她看。太太又开心地笑起来）

太太：你以为这副模样会是贵族的儿子？这样的鼻子？这样的头发？瞧……你想象一下，明天要是把阿尔瓦里托从我身边拐走，这样一来，你以为他的不平凡的气概会消失吗？

使女：快看，太太！阿尔瓦里托一脚把那小女孩的沙土城堡给蹬塌啦。

太太：是吗？他才四岁，就已经知道是谁发号施令，是谁对别人无关紧要。他这不是学来的。这是从血里带来

的。

使女：（站起来）我去找他。

太太：随他去。他挺开心哩！（使女解开了白围身的第一个扣子,做出一种表示很热的样子)你热吗？

使女：阳光照得太强烈。

太太：你没有游泳衣？

使女：没有。

太太：你从来没有穿过游泳衣？

使女：啊，穿过。

太太：什么时候？

使女：在我干这工作之前。有时候，星期日，我们乘一个朋友的叔叔的卡车，开到海滨去玩。

太太：你们游泳吗？

使女：在卡塔赫纳^①的大海滩上。我们借了游泳衣，整天待在海滩上。我们带着吃的，还……

太太（觉得有趣）借游泳衣？

使女：是的。就在那边海滩上，有一位太太出借游泳衣。

太太：有一次，我和阿尔瓦罗在卡塔赫纳停下来给汽车加油。我们看了看那里的海滩。真是妙极啦！还有那些借来的游泳衣！有的太大，穿在身上四周下垂，象挂着的口袋；有的太小，那些女人穿了，把一大半的肉都露在外头。你借的是哪一种啊？是大的还是小的？（使

^①卡塔赫纳：智利圣地亚哥省的一个滨海小镇。

女冷漠地眼睛望着地面)这大概是挺好玩的……穿着一件借来的游泳衣,或者套上一身廉价的衣服,或者象你这样,穿了使女的制服,再来看看这个世界……这些给这种连环故事照相做插图的人,总会是有点儿近似的。穿上了晚礼服或者穿上了游泳衣,既然外表不一样了,他们自己的感觉也会不一样,看别人也会不一样……我第一次穿上长袜子的时候,我觉得整个世界都起了变化。别人不一样了,我自己也不一样了,而真正起了变化的,只是我穿上了一双长袜子。对我说……你穿上了这件白围身的时候,你看这个世界怎么样?

使女(胆怯地)一个样……沙滩还是这个颜色……云彩也一个样……也许……

太太:不对……不一样了。你瞧,我穿着这身游泳衣,披上这件毛巾浴衣,躺在沙滩上,我知道我是在我的‘位置’上,我是属于这个位置的。相反,你,穿得象个使女,你知道海滨不是你的位置,因此,这就使得你看一切东西都不一样。

使女:我不懂。

太太:瞧,我想起来了。把你的围身给我。

使女:什么?

太太:把围身给我。

使女:那……为什么呢?

太太:我要知道,从穿着使女的围身的观点,世界是什么个

模样，海滨是什么个模样。

使女：现在？

太太：对的，现在。

使女：可是这……我里头没衣服。

太太（取过浴衣）拿去，穿上这个。

使女：我只穿着衬裤。

太太：它够长的，遮得住。而且，不管怎么样，要比你在卡塔赫纳穿借来的游泳衣露出的还少些。（她站起来，把使女也拉了起来）得啦，到棚子里去，换上。（她几乎是把使女推进了棚子，然后把浴衣扔了进去。她转身向台前，对儿子说话）阿尔瓦里托，下到水里去一点儿。或者泡泡你的脚……别那么老干着……这就对了！不看见那水有多好啊？（她又转过来向棚子，对着里面说）好了吗？（走进棚子。过了一会儿之后，使女走出来，穿着毛巾浴衣，头发已经梳过，面貌已经与原来我们看到的胆怯姑娘有所不同。她娇弱地在沙滩上躺下。然后，太太走出来，还在扣着围身上的扣子。她正要到使女的前面坐下，但是忽然转了过来）不，不能在前面。一个使女，在海滨，总得坐在她女主人稍后一点的地方。（她盘起腿坐下，好玩地向各方面看看。使女不太起劲地换了个姿势。太太拿起使女的杂志，看起来。开始时，她嘴角边露出一丝讥刺的笑容，后来越看越有趣，笑容逐渐消失。使女很自然地拿过太太的海滨提包，取出一瓶防晒油，慢条斯理地往自己的腿上

擦。太太看着她，最初的反应是企图责骂，但是没有出口，反而说……）你在干什么？（使女没回答。太太只好继续看杂志，然而时不时警觉地看着使女在干什么。使女现在坐了起来，仔细地看着自己的指甲）你干吗瞧着自己的指甲？

使女：我得修修它了。

太太：我从来没有看见过你瞧自己的指甲。

使女：我没有想到。

太太：这围身真热。

使女：这是最好的，最耐穿的。

太太：我知道。是我买的。

使女：你穿着挺合适。

太太（开心地）你的这身打扮看来也不坏。（笑）谁都会弄错了的。不止一个青年会来向你献殷勤……这是意料得到的！

使女：阿尔瓦里托在水里跑得太远了，去把他叫回来。

太太（马上站起来，向前走）阿尔瓦里托！阿尔瓦里托！别跑太远了，会来海浪的。（忽然想起来，不满地转向使女）你干吗不去？

使女：去哪？

太太：为什么你叫我去把阿尔瓦里托叫回来？

使女：（很自然地）您穿着白围身啊。

太太：你喜欢这样闹着玩，嗯？（在附近玩耍的一个小孩，把一只皮球抛了过来，落在使女的脚边。她看着球，一

动不动。然后她又看看太太。太太本能似地站起来，捡起球，向抛来的方向扔回去。使女从太太的提包里找出一副太阳眼镜戴上。太太不高兴地问）谁让你戴上我的眼镜的？

使女：你穿着白围身，看看这海滩怎么样？

太太：很妙。你呢，现在看海滩怎么样？

使女：很妙。

太太：妙在哪里？

使女：妙在没有什么不同。

太太：怎么会？

使女 您穿着白围身，是使女 我穿着浴衣，戴着眼镜，是太太。

太太：什么？你怎么敢这样说？

使女：如果你不是穿着使女的衣服，你会不怕麻烦去捡皮球吗？

太太：我们是玩儿的。

使女：什么时候？

太太：现在。

使女：原先呢？

太太：原先？

使女：是的。我穿着使女服装的时候……

太太：那可不是闹着玩，那是现实。

使女：为什么？

太太：因为就是这样。

使女：玩儿……玩儿得够久的了……就象“官兵捉强盗”一样。有的人当“官兵”，有的人当“强盗”。

太太（恼怒）您太放肆了！

使女：别对我嚷。放肆的是你。

太太：这是什么意思？您对我竟然称“你”？

使女：难道你不是对我称“您”？

太太：我？

使女：是的。

太太：够了，别再玩儿这一套了！

使女：可我喜欢！

太太：算啦！（威胁地走近使女）

使女（坚定地）走开！（太太站住，惊讶）

太太：你变疯了？

使女：我变太太了。

太太：我随时可以叫你滚蛋。（使女迸发出一阵大笑，仿佛她听到了从来不曾听到过的最妙的笑话）你干吗笑？

使女：（还在笑）简直太滑稽了！

太太：什么，什么太滑稽？

使女：叫我滚蛋……穿着这个！你哪儿看见过使女叫她女主人滚蛋的？

太太：摘掉眼镜！脱掉浴衣！都是我的！

使女：去照看孩子去！

太太：别再玩儿了，我对你说。要么你把我的东西还我，要么我自己动手。

使女：当心！海滩上并不就是你我两个。

太太：那又怎么了？你以为穿了件白制服，人家就看不出哪个是使女，哪个是太太了？

使女（镇定）别对我嚷。（太太拼命向使女扑上去，使劲地企图把使女身上的浴衣扯下）

太太（使着劲）小杂种！我要教训教训你，让你知道我是个什么人！你以为我是什么啦？我要把你关起来！

（一帮游泳的人赶过来看热闹。他们是两个青年，一个姑娘，还有一个中年的先生，外表显得很有身份的样子。他们还没有来得及插手，使女已经控制了局面，把太太背向下压住在沙滩上。太太则继续嚷着乱七八糟的话，如“死母猪”……“我的丈夫会来收拾你的”……“我叫人把你抓起来”……“这简直是没法想象”……等等）

青年：发生了什么事？

另一青年：毛病发作啦？

姑娘：她发疯了。

青年：大概是中了暑。

另一青年：我们能不能帮忙？

使女：好的，谢谢。把她抬起来，这里附近就有一个诊疗所……

另一青年：我是医科学生。我给她打一针，让她好好地睡一觉。

太太：笨蛋！我是女主人！我叫帕特里西亚·乌尔塔多。

我的丈夫是政治家阿尔瓦罗·希梅内斯……

姑娘：（笑起来）她以为自己是位太太。

青年：她疯了。

另一青年：不过是歇斯蒂里症发作。

青年：我们把她抬走。

使女：我不陪你们去了……我得照看我的孩子。他在那边游泳哩。

太太：这是撒谎！我们换穿了衣服只是闹着玩的。她连游泳衣都没有……浴衣里头只有衬裤！你们瞧她！

另一青年（向青年做手势）走吧！你抓住脚，我抓住胳膊。

姑娘：多可笑！她说太太穿的是衬裤……（两个青年抓住太太，把她抬起来。太太挣扎着，继续嚷着）

太太：放开我！我没疯！是她疯了！你们把阿尔瓦里托叫来，他会认得我的！（两个青年抬着太太，后面跟着姑娘，一起下场。使女躺到沙滩上，好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准备好好地晒一晒太阳）

有身份的先生：您没事吧，太太？我能不能为您略尽绵力？

使女：（讯问似地望着有身份的先生，可爱地笑起来）多谢。我很好。

有身份的先生：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象征。谁也并不在意，但是每一忽儿，每一时刻，总有一些这一类的事情发生。

使女：什么事情？

有身份的先生：对既定秩序的颠覆。年老的愿意变年轻，

年轻的愿意变年老；贫穷的愿意变富有，富有的愿意变贫穷。是的，太太，您会觉得惊讶。竟然有富有的愿意变成贫穷。我的儿媳妇每个星期都到工人居住区去，和那里的妇女坐在一起编织。她喜欢这么做！（转换话头）她侍候您很久了吧？

使女：谁？

有身份的先生：您的使女。

使女：（犹豫。想了一想）一年多一点。

有身份的先生：而她就这样来报答您！竟然想冒充太太！真是很难就一眼看透一个人哪！（转换话头）您知道这种事情怎么会发生的吗？

使女：（很有兴趣地）为什么呢？

有身份的先生：（神秘的口气）都是因为共产主义……

使女：啊！

有身份的先生：（安慰地）但是我们无需惊慌。秩序已经恢复。到最后，秩序总是会恢复的。这是事实，没有争论的余地。现在，请您允许，太太，我要进行我每天例行的散步了。对我这样的年龄，这很方便，使血脉流通，是不是？您请放心，阳光是最好的镇静剂。向您告辞，太太！（开始下场。又转回身来）请您对您的使女不要太严厉。发生了这种事情……说不定我们自己也有点过错……谁能说呢？（有身份的先生下场。使女仰天躺着，让阳光晒着脸。突然，她记起了阿尔瓦里托，就站了起来。她慈爱地望着阿尔瓦里托，温柔地对他说

话)

使女：阿尔瓦里托……坐在那块石头上要小心……会把你撞出个疤来的……对了，在沙地上跑吧……跑吧，我的孩子……我的孩子……（使女以母爱的喜悦望着在海水边上游戏的阿尔瓦里托，同时，幕缓慢地渐渐落下）

——剧 终

最后的瞬间

〔多米尼加〕 弗兰克林·多明格斯

Franklin Domínguez

El Ultimo Instante

弗兰克林·多明格斯于 1931 年生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圣地亚哥·德洛斯卡巴莱罗斯。1949 年,在国立戏剧艺术学校的戏剧艺术系毕业,与几个爱好戏剧的青年一起创办了喜剧实验剧团。1956 年,他又到美国奥斯丁大学学习和研究戏剧艺术。回国后,在 1959 年,又组织了喜剧艺术剧团。

多明格斯除了从事戏剧工作外,也是一个新闻工作者和电影工作者;担任过多米尼加共和国教育部主办的刊物《评论》的主编,并经常在报刊发表有关文化艺术的文章。他编导了多米尼加共和国的第一部故事影片《椅子》。其后,一度担任过布什政府^①的新闻、文化、游艺部部长的职务。

多明格斯的戏剧创作很多,从 1953 年起,他就开始写剧本。他的上演过的比较重要的作品有:《阿尔维托和埃尔西利亚》,《幽灵的集会》,《奇怪的判断》,《一个不认识的朋友等着我们》,《不诚实的农民的闹剧》,

^① 胡安·布什(1904—1963),多米尼加作家,政治活动家,1962—1963 年间任多米尼加共和国总统。

《期待》，《议员的戏谑》等。

独幕剧《最后的瞬间》是多明格斯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它以单独一个演员的独白和表演，表现出一个多米尼加妇女悲惨痛苦的一生。

最后的瞬间

人 物

诺埃米。

第 一 场

一条街，一垛墙，一盏街灯。

诺埃米，一个妇女，站在街灯之下。她虽然年逾四十，但是仍然漂亮，保持着谜一样的美，使她看来仍然很有魅力。

一眼就可以看出，她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凄凉，夜生活……多半很痛苦。

诺埃米：（默默地看着观众，微笑，嘴角边流露出深沉的痛苦）对我讲道德！（笑）那个代数教授到我家里来的时候，我不愿意见他，我不愿意见他，我不愿意见他。（受到责备）为什么你们逼着我让他给我单独授课？为什么（轻蔑地笑）还要对我讲道德！

走到舞台中央,大声地嚷起来,似乎在答复有一个人对她的警告。

我不能这个时候在街上蹒跚?谁能禁止我这么干?什么法律把街道对孤寂的灵魂封闭了起来?(低声下气)您不理解,我得走,走,不停地走……我不给任何人找麻烦。我不过是仅仅从这一头走到那一头,一直走到那些乌黑的地区,那里,街道和黑夜,混成了一团。

向一个大概在她身边走过的人说话。

给支烟抽吧?(做出一种向对方否定的态度答以“不要紧”的容忍的手势)

又愤怒起来。

哼!警察!跟人要支烟抽有什么不好?这就给别人找了麻烦吗(痛苦,怀疑)也许是。

向一个以为正在自己身旁的神甫说话。

为什么?为什么对我讲道德?我不是一个……我不是一个那种……(骄傲。努力企图以某种理由而自傲)我是诺埃米。(疲乏)我仅仅是要走,走,不停地走……

神甫,您要对我训诫吗?我犯了什么重罪吗?(辩解)我没干什么坏事。我什么也没干……

双手捂住耳朵,不听似乎正在对她说的话。

慌张。

我怎么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呢?你们为什么非得给我找一个代数教授呢?我从来不懂得代数。我从来什么也不懂。因此,我怎么能够懂得道理呢?(厌

烦)别管我吧！别管我！

忧戚的脸容改变。现在她看见了一个什么人，眼睛里燃起了诱惑的火焰。

Hay, boy, have you a cigarette? (随和) That's okay!① (故意)等女朋友吗？挑逗地做媚眼)我是单身一个人。我喜欢跟一个美国人在一起消磨夜晚。你看怎么样？(听对方的话,然后,生气)走你的路吧,傻瓜！你以为我是什么人？你当我是谁？你没有烟。你也没有钱。见你的鬼去吧,粗野的水兵！(对自己)我怎么会想着跟他,一个喝醉酒的水兵,既没有钱,又没有烟,去浪费一个晚上？(似乎看见那个人走远了,大声地喊)你以为这里就是天堂,梦想和希望都会变成现实？

(嘲弄地微笑着,对以为就在身旁的人,一个很亲热的朋友)莱昂西奥,他以为他是到了天堂。天堂！自从神甫逢到我坐在教堂门口,给了我那顿训诫之后！(真诚)我没有喝过酒。我不过是疲乏。(厌烦地叹气)疲乏了,因为走,走,不停地走,走得疲乏了……(不理解)为什么要对我讲道德？因为我跟随便哪个男人睡觉,只要他有钱,有酒,或者有烟,我就是不道德的了！犹豫)也许是。

焦急地。

说吧,神甫,谁是有道德的呢？谁？您？(思考)是的。

①英语：喂，小伙子，你有一支烟吗？……得啦！

您大概是。(为自己辩护,控告别人)可是,她呢 阿妮塔呢?她等在窗口,等着教授从家里出来,就对他说话,调情?还有那天晚上的那位先生呢,他从汽车上下来,答应我和莱昂西奥搭他的车?还有那个女邻居呢,她把孩子丢在家里,每天下午到朋友家里玩牌?他们都是有道德的吗?(动摇)是的。也许是。还有她的丈夫呢?他把女秘书按倒在写字桌上,使她几乎没有了气。他是有道德的吗?不是,大概不是。(难以决定)好吧,也可能是。我怎么知道?(真诚)难道就我是不道德的?谁能把我们的行为归类?(以一个表示难以理解的手势)那么,谁是有道德的呢?那些穿漂亮衣服喝醉酒的人吗?啊,穿漂亮衣服的人不会喝醉,从来不会。他们不过喝得头晕。(伤心)我没有漂亮衣服。很长时间我没有了。我已经不常到那些地方去。现在我是道德的了。

伸出指头指着神甫。怨恨。

是的,神甫。您对我说,不要进教堂。(不能确定)您是这么说的吗?我已经记不起来了。(辩解)不,把我叫做酒鬼的不是您。不是。我弄错了。

很快地转过身来,对某个人。

请给支烟抽吧?(恼怒)今晚上怎么了?谁都没有烟。

后悔。

请原谅,神甫。您没有把我叫做酒鬼。那是他们……而且说的法国话。(有点好奇)法国水兵们为什么唱

歌？他们是有道德的吗？

痛苦逐渐地控制住她。

我并不苦恼！我不要忏悔。(语气坚定)为什么我要悔恨？没有任何烦恼在折磨我。我没有过错，没有过错，没有过错。(哭泣)

缓慢地蹲了下去，背靠着街灯杆。沉默着，眼睛望着虚空，没有集中之点。

我是个酒鬼，大概是真的。可是，这有什么要紧？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没有了任何意义。

脱掉鞋，坐了下来 她的姿势，就象一个跟女友们在一起玩扔石头子的小女孩那样。

我结婚的时候，要举行一个盛大的婚礼。（叹气）我身上要穿一件那么洁白洁白的新娘礼服！（似乎对一个女友说话）阿妮塔，你相信爱情吗 我也是。(热情)那些摆满了白花的祭坛不使你感动？我可会激动得浑身颤栗。还有神甫讲的那一番关于结合的话？你听见过比这更庄严更美好的吗？我但愿有一天听到这些话对着我讲。（停顿。转过头来答话）我浪漫！当然，我是浪漫的。我爱一切使我们感觉到、了解到人情味的东西。

沉思了一会儿，然后狡猾地看着假想的女友们，唠叨地说话。

几天之前，我逢到莱昂西奥，他请我去吃冰淇淋。你们知道英语怎么说吗？“Icecream”。他和我在学校里是

一起学英语的。也许只有莱昂西奥，他是很正经地考虑要跟我结婚的。（皱眉头）你别生气，阿妮塔。既然他看中我，我有什么过错呢？我比你们都更了解他。他要求吻我的时候，我会说“ Yes” 我的想法跟他一样的时候，我会说“ All right”^①。这你们不懂，因为你们不会英语。

梦想，但是力图不做出浪漫的姿态。

莱昂西奥喜欢我，十分喜欢我 有一天，我要跟他结婚。

（一惊，似乎听到了一句问话）什么？那个代数教授？代数教授跟莱昂西奥有什么关系？（站起来，忿怒地眼望下面，仿佛对着仍然坐在地下的女友）你别再提代数教授了。我不要再听见提起他。（恨恨）为什么他要插身进来？为什么他要把一切都去告诉爸爸？为什么他们禁止我再跟莱昂西奥说话？我多么想跟莱昂西奥结婚啊！我爱莱昂西奥。为什么他们禁止我们恋爱？

响起婚礼进行曲的开头几个旋律，然后重复了一遍。诺埃米脸上幸福得发出光芒。

跟莱昂西奥结婚，那该是多美，那该是多美！

走向街灯，把头靠在灯柱上。然后，感到有脚步声走近，惊醒。

Hay, boy, have you got a cigarette?^②（生气）这算什么夜晚！谁都没有一支破烟。烟都跑哪里去啦？

① 英语 好的……对的。

② 英语 喂，小伙子，你有一支烟吗？

躲开，用胳膊挡掉一个企图把她拉住的人。

不许碰我，讨厌的水兵！我是个规矩女人。走开，脏东西！（看着他远去，对自己）都是些招人厌的酒鬼。晚上逢到一个单身女人，就以为有权利碰她。他们认为所有的女人都都是公共建筑物，他们都能在上面躺下睡觉。

又听到了婚礼进行曲，高兴起来。然后坐到地下，盘起腿，仿佛一个十五岁的孩子，重新开始了和女友们的谈话。

有一次，代数教授对我说，我长得美。他就是这样对我说的……就象他对我说我的习题做得对或者不对一样。但是他对我说了。他望着我，温柔地拿起我的手，对我说，我长得美。这样说，跟代数有什么关系？代数教授就得对我们说我们长得美吗？（坦率）可是我爱听。他对我说这个，我很爱听。（推心置腹，稍稍脸红）我对你们讲过吗？有一天晚上，他故意碰我的胸脯，于是……于是我明白，为什么莱昂西奥疏远了我。（强烈）就是他，他对爸爸说，我爱莱昂西奥。他们责备莱昂西奥。莱昂西奥怎么办呢？（尖刻）他用英语辩护。他总是讲英语；他用英语辩护，仿佛就是不让人家听懂他。（寻找一个合乎逻辑的解释）他为什么要用英语说话呢？（难过）于是莱昂西奥离开了我，相反地，代数教授更加接近了我。

有一种不安的感觉改变了她的神情。

神甫，我应该忏悔。不过不在今晚。今晚上，不行。我喝醉了……

明白过来。

好的，神甫。很好。您有理。我不应该坐在上帝的殿堂的门口……我醉了。（惊讶）我是个什么人？什么人？

责备她的女友，声调年轻。

阿妮塔，你别笑。我爱莱昂西奥。代数教授把书放在一边，拉住我的手的时候，我什么感觉也没有。我喜欢这样。但是他太有条不紊，好象在解答代数习题一样。他的抚爱，在我看来，就仿佛是一道新的习题，只有他，这个教授，才能够解答。（真诚而直率地说明）然而我爱莱昂西奥，所以莱昂西奥离开我的时候，所有的人似乎都反对我们恋爱的时候，我下决心逃走。逃走总是容易的，难的是下决心……而我，已经下了决心！

意外的邀请使她一惊，回过头来。

叫我上您的汽车？为什么我得上您的汽车，先生？我不认识您。我……我是去找莱昂西奥的。我要见到的是莱昂西奥，先生。

为什么您邀请我上您的汽车？（停顿，仔细地听着，然后又说）您问我到哪里去？（用右手指着右边）那边。（更正）不，不对……（用左手指着左边）好象是往这边。（不能确定）我不知道。不知道到底去哪里。（不安）您知道莱昂西奥在哪里吗？您听说过莱昂西奥吗？（惊

讶)您开车带我去 去哪里,先生 高兴)跟莱昂西奥一起 不相信)可是我不认识您。(顾虑)是的,我叫诺埃米。您一向认识我?(受到恭维而笑)您也认为我长得美 贪心)莱昂西奥呢? 您也认识莱昂西奥?真奇怪!我不知道您认识我们,还这样地夸我们。您说,您让我跟他都搭您的车?(站起来)您知道他在哪儿?(好象接受了邀请,向前走了几步,准备上车)谢谢,谢谢。

叫喊起来,似乎在挣扎。

别这样!放开我!让我下去:我要走!为什么把我带到这里来?这里离城很远了。莱昂西奥在哪里?(以越来越增强的痛苦的叫喊)莱昂西奥!莱昂西奥!莱昂西奥!您要伤害我了。放开我!不要碰我!让我走!叫喊)莱昂西奥!莱昂西奥!莱昂西奥!

又变得很温柔地转向她的女友们,但是她们似乎已经走了。

都到哪里去了?都走了?阿妮塔,莉希亚,罗莎乌拉,你们在哪里?为什么把我孤零零地丢下?(失望)她们都走了。(忧伤)现在,我怎么办呢?我从来没有感到过这样突然地孤单。(不理解)为什么她们离开我了?为什么她们抛弃我了?

目光严肃,声调沉重,指责的口吻。

您伤害了我。您骗人。(停顿,诧异)住在这里 环视周围)让我留在这所房子里?跟您在一起?(高傲)为

什么？为什么我得留下跟您住在一起？莱昂西奥在哪里？（哭泣）您为什么伤害了我啊？

神态改变，洋洋得意的表情。

我要生孩子了！我要做母亲了！（明显的喜悦）阿妮塔，莉希亚，罗莎乌拉，我要做母亲了。（忧伤）啊，她们已经不在这里！她们走了。为什么她们都要走？（几乎是悲哀地喃喃自语）莱昂西奥，我要做母亲了。代数教授，我要做母亲了。（自然地，交谈的口气）有件事，你知道吗，莱昂西奥？我要是有一个你的孩子，该多喜欢。（似乎透露一个内心的秘密）你知道吗？我一直在想跟你结婚，莱昂西奥。（终于明白）啊，是的！是那个代数教授。他把什么都告诉了爸爸。（稍稍有些好奇）可是，如果不是你，那么，我是跟谁有的孩子呢？代数教授吗？不，不是。他不过碰了碰我的胸脯。（似乎在听一个人对她说话）您说什么，先生？跟您上车？（断定）啊，对了！我要生的是汽车的孩子。这不滑稽吗？忽然高兴起来。

Hay, boy, give me a cigarette, please! Give me a cigarette! ①（跑着追一个人，追出舞台，一直把他追上，然后嘴里叼着一支烟回来）谢谢，朋友。总算抽到烟了。我还以为再不会有带烟的水兵走过呢。（抽一口，吐烟）这叫我多么痛快！

①英语：喂，小伙子，请给我一支烟！给我一支烟！

目光中充满仇恨。

为什么？为什么我得让您带走我的孩子？他也是我的。(没把握)好吧,我怎么知道？(逆来顺受)我怎么知道？(沉思)也许真的不是我的。是汽车的……是汽车把他带来的。汽车(痛苦)是汽车把他带来的。

回头望右边，似乎那里有人在对她喊叫。

好吧，警察。我这就去睡觉。别再嚷嚷了。我仅仅是要走,走,不停地走……

缓慢地向左边走去，准备回自己的屋子。忽然她停住脚步,机械地转过身来，看着街灯下面遗忘了的鞋。然后向那里走去,弯下身子,以一种厌烦疲倦的神情,郑重其事地拿起来,提在手里,走出舞台。同时，嘴里叼着的烟卷飘出一缕轻烟。

这时候，响起了充满怀念情调的音乐。

——幕 落

第 二 场

诺埃米的屋子。

诺埃米走进屋子，轻蔑地看了看屋子里的一切，然后把手里提着的鞋扔在床边，走向一只小桌,拿起桌子上的酒瓶,倒了一杯,喝下,用手擦掉脸上的泪痕，坐到床沿，眼睛望着地下。接着，她

的一只脚开始在床前的一张小毯子上移动，用一种心不在焉的动作抚弄着它。

诺埃米：（就在这种心不在焉的时候忽然自问）莱昂西奥不知怎么样了？（现在真的想要知道）莱昂西奥不知怎么样了？代数教授不知怎么样了？还有爸爸？妈妈？我没有回去问问他们怎么样。

仿佛在责备孩子。

托马西托，别在那儿外边玩。别跟比你大的那些孩子玩。我们走吧，回家。（命令）进去，托马西托，我不愿意你弄痛。

转过身来，自然而朴实地。

是吗？为什么不呢？当然我应该留下跟您一起生活。现在我不知道到哪里去，也没有理由再去见莱昂西奥。您愿意我永远留在您的身边？就在这里？这所房子里？这是您的房子？真的？它多么漂亮，多么宁静，多么亲切。您注意到吗？马路上的汽车声还没有传到这里就消失了。我喜欢住在这里。当然我要继续跟您在一起。

单纯地，以向人告诉一个好消息的那种快乐情绪。

您知道吗，我要有一个孩子了？噢！当然罗！您已经知道了。每次我们在一起的时候，我都说。（满意）我要有一个孩子了！（就象一个被溺爱的女孩子）为什么

您过了那么久才来看我们？托马西托老是问起您。这是个多么偏僻的地方。什么都离得很远。我们觉得太寂寞太孤单了。

重新回到自己原来的思路。

莱昂西奥怎么样了？啊，自从别的事情开始打扰了我以来，我从来没有再关心过他。（喜悦）托马西托真象莱昂西奥 跟他象极了。（怀疑）象极了 筹一等……（站起来，走向一只柜子）我们可以证实一下，他是不是真的象莱昂西奥。（打开一只抽屉，拿出一张像片，看着，失望）噢！不象！一点也不象莱昂西奥。他跟汽车一模一样。我是说，跟汽车里的人一模一样。（回到床边坐下，忽然注视着像片）他也象我……眼睛象我。我的眼睛是什么颜色？我从来没有关心我的眼睛的颜色。等我瞧瞧……（拿过一面镜子，注视）我的眼睛是黑的。托马西托呢？托马西托的眼睛是绿的。（吃惊）那么他的眼睛不象我了。他象……汽车。是的，他是绿眼睛，还有眼睛里的那种渴望……

温柔地，慈爱地。

这就是……托马西托，我的儿子。（把孩子的像片围在胳膊里，摇晃着，仿佛抱着一个初生的婴儿）睡觉吧，我的小宝宝。睡觉吧，我的小宝宝。（哼着一支摇篮曲。停住。眼光里充满恐惧，把像片按在胸前，用几乎窒息的声调喊叫）别碰他！别碰他！您不能把他带走。（哀求）别离开我，托马西托。他也是我的，也是我的！传

来汽车开始发动然后逐渐远去的声音) 好吧, 也许我错了。大概不是我的。是汽车的; 汽车把他带走了。

重新注视像片。

这就是托马西托。我说, 这已经不是托马西托。很久以来他就不是托马西托了。在这里, 他只有五岁。五岁! (推想) 可是托马西托已经不是五岁了。托马西托是一个成人……现在托马西托有……(扳手指头计算) 托马西托是一个二十岁的成人了。(惊讶) 二十岁? 我的儿子有二十岁了? 那么我不再是诺埃米。现在我是个老太婆……(吃惊) 不, 我不是老太婆。(重新拿起镜子, 害怕地照看) 我还年轻。我必须年轻。我还年轻! 我必须年轻!

站起来。

莱昂西奥, 你不要答应托马西托来看我。我不要让托马西托看见我这个样子。现在我完全不一样了。他会为我感到羞愧的。莱昂西奥, 请求你, 不要允许他来看我。我老了, 丑了, 堕落了。(哀求) 我恳求你。莱昂西奥, 别让他逢到我。

突然停住。倾听, 似乎有人敲门。

是他! 在敲门。是托马西托来找我了。他知道我是他的母亲。他来认我了。(走向台后的门旁, 疑虑) 谁啊? 谁敲门! (倾听) 不, 她不在。诺埃米已经不住在这里。她不知搬到哪里去了。我不知道诺埃米搬到哪里去了。(转向观众) 是他, 托马西托, 我的儿子。他要来认

他的母亲。他要来认我。我等着他来找我。因为我是他母亲，他感到羞耻，但是他还设法来看我。（狡猾而诡秘）当然他改了名字，免得我发现是他。（玩笑）他说他叫什么来着？劳尔？（狡猾地笑）他说他叫劳尔，但是事实上他叫托马西托，我的儿子。（担忧）我不愿让他见我！

请求你，莱昂西奥，帮帮我忙。（突然不安）为什么你非要说英语为自己辩护，莱昂西奥？为什么你不用西班牙语说你爱我？爸爸会答应你的，会让你爱我的；我们会把代数教授赶跑……再也不让他教我代数。（幸福地笑，梦想）托马西托就会是我们俩的儿子。你的和我的，莱昂西奥。（想起了孩子，温柔）托马西托……！（激动地看着床，向那里走去，把想象中的孩子抱起来。慈爱，温柔，甜蜜）来吧，托马西托，别哭啦。汽车就要来把我们带到海滨去了。别哭啦。（又哼起了摇篮曲）来，别哭啦，现在妈妈抱你呢。

（放下手，害怕，似乎是为托马西托摔倒了）啊 我弄痛了你吗，托马西托？（苦恼）我不是故意弄痛你的。（仿佛有人在责罚她）不要！不要打我！我没法不使托马西托不摔倒。不要打我！（哭泣，倒在地下，似乎有人推她。然后，她抬起头来，悲哀地喊）别把托马西托带走！别让他离开我！他是我唯一的亲人！他是我的！他也是我的！（传来汽车开动的声音。她大叫一声，声音尖厉，几乎听不清）托马西托……！（忍受）他走

了。汽车把他带走了。

仍然在地下，以手擦前额，理头发；默默地看着两边，对周围的一切怎么会存在，似乎还不理解。

哼！不道德！好吧！好吧！我就走，神甫！我仅仅是不得不走，走，不停地走。

做了个不理解的姿势，痛苦地笑了笑，站起来。

今晚上真热。太热了。（躺到床上，伸伸懒腰，把还在脚上的袜子一只一只地脱掉，好光着脚走路。又站起来，走向小桌，照老样子倒了一杯酒，喝下）一个女人决不能孤单。经常需要有一个伴。孤零零地过日子是不可能的，荒唐的。我应该叫那水兵跟我一起回来。（思考了一会）可是他没有烟，没有酒，也没有钱。但是不管怎么样，他总可以给我做个伴。（狠狠地把酒杯扔掉）一个女人总不能老是孤零零的！

恢复自然，似乎在亲热地跟孩子说话。

托马西托，你知道了我是你的母亲，你怎么想？你会把我作为母亲看待吗？有一天，你会回到我这里来的，托马西托。你要认你的母亲，真的吗，托马西托？当然罗。所有的孩子都渴望着认他们的父母。（谦卑地看看自己）看见我这个样子，你会怎么说呢？来，现在就对我说，在我们见面之前就说。（吃惊，似乎她的孩子不认她，使她难堪）我是你的母亲，托马西托。你不认识我？

(走向舞台中间,好象走近什么人)好好地看看我,托马西托。我是你的母亲。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把我是你的母亲改变。我们是永远联结在一起的。好好地看看我。我显得怎么样?不愿意认我?我面貌怎么样?瞧我。(稍稍担心)你为什么不说话?你沉默着在想什么?(似乎在听对方说话,然后,她的脸苍白起来,眼睛里充满眼泪,受到伤害)不,不许说这个。我不是妓女。我不是婊子。(伸出手把想象中的托马西托打了一记耳光。然后,懊悔)我不愿意打你,托马西托。我不愿意……(为自己的蠢事辩解)为什么你要说这种可怕的话?还对着我嚷?(谦卑)是不是你看我象个妓女?你看我不是那么纯洁,干净?你看我不象个母亲?不象你的母亲?我是你的母亲。你的母亲,托马西托。我是你的母亲。(双手掩脸而哭,为自己感到羞愧)

神情完全改变。现在好象推心置腹地在跟莱昂西奥说话。

莱昂西奥,我求你一件事。我求你……不要允许托马西托来看我。我决不愿意托马西托见我。我不愿意他看见我这个样子……这个样子……(改变)我是什么样子?我象什么,莱昂西奥?象一个母亲?(拿起镜子,含泪注视)我不相信我会象一个母亲。(声音颤抖)求求你,莱昂西奥,决不要让托马西托逢到我。我不愿意见他。(打断)是的。我真想见他。只要有他在我的身边,即使是一分钟,听听他男子汉的出众的声音,我也

情愿付出我的生命……可是我不愿意他看见我。

出乎意外的有感染力的快乐。幸福地笑。

汽车在那边开过！(跑着,似乎在追汽车)汽车在那边开过！那是托马西托的爸爸！是的！托马西托跟他在一起！（使劲招手，喊叫，让那个人听见）托马西托！……托马西托！……是我，我在这里！瞧我！(声音逐渐微弱)瞧我，托马西托……是我……你的母亲……

(脸上的表情改变，现在变得伤感)也许我不是他的母亲……他是汽车的儿子……汽车把他带走了！

突然,望着门,大概听到了敲门声。

谁？是谁？是谁敲门？(在屋子里寻找躲藏的地方，最后，躲到一件家俱的后面，观众看不见的地方。惊慌)是他。是托马西托。我知道有一天他会来的。这时候到了。我怎么办呢,我的天！(犹豫,害怕地站起来,走近门边)谁？是谁？谁！(倾听,然后转向观众,惊讶)不是他的声音。是一个女人。(想了一会儿,狡猾地笑起来,似乎很聪明地了解了情况)啊,是他把她叫来的。他想这样叫我吃一惊。(回到门旁)什么？(戏谑地低笑)他以为他能骗我。他叫这女人来让我开门,然后他进来,看见我……看见我这种样子,穿得破旧,难看……(打断)什么！(企图继续玩笑)她说我应该现在就给房租,说我已经欠了两个月了……(笑)他想出一个借口想看我,想认认他的母亲。(直截了当地回答)好吧,今晚上就给。我相信今晚上我能给。(微笑)好吧,

谢谢。

重新向一个假想的朋友说话。

莱昂西奥,是他。(骄傲)我儿子。(解释)的确,我是欠着女房东两个月的房租;然而这是他,叫她现在这个时候来收钱,让我可以开门。他最机灵了,你说是不是,莱昂西奥?我不开门。保证他正在门外等着,等着看我,认我……(不安)他会再来的。我在这里不保险。

(很快地想起什么)那么,你知道我怎么办呢,莱昂西奥?我出去走,走,不停地走……等他再来的时候,我不在家。(难过)我不愿意他看见我。(平静一些)要这样,我就得走,走,不停地走……(变了样子,几乎成了另一个女人)今晚上真热。

脱掉衣服,只穿着衬裙。伸手擦着额头上和脖子上的汗。看见了刚才扔在地下的杯子,捡起来,走向小桌,又倒了一杯酒,喝下。然后,注意到了她的电唱机,走近它,观察它,嘲弄地笑起来,似乎使她想起了什么。

谢谢。谢谢您的烟。 You speak spanish, don't you?① 噢,请原谅。不,谢谢,我不习惯喝酒。从来不喝。今晚上我有点激动。太激动了……

向远处寻找什么,徒然地想找一个什么人。焦急地把脸忽而转向这边,忽而转向那边,忍住

①英语:您会讲西班牙语,是吗?

着哭泣。明显的很着急的样子。然后慢慢平静下来，手按着胸脯，看来似乎已经克制住自己。

头脑混乱。

我要找谁？我不知道我要找谁。啊，是的！我找……莱昂西奥。（迷惘）不。我不是要找莱昂西奥。我是要找……托马西托，我的儿子。（对自己的话有了把握，自信而天真）我找我的儿子托马西托。您看见他吗？他在一辆汽车里……您看见他吗？

突然困惑。怨恨地。

为什么您要夺走我的儿子？（苦苦哀求）不要把我的儿子带走。托马西托，我是你的母亲。不要离开我！（相信自己说的话，似乎这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计划的一部分）我一定要年轻！我一定得要年轻……等着托马西托。（婉转，但几乎带点命令的口气）莱昂西奥，我不愿意托马西托看见我。

稍稍有些恐惧，听着否定的答复。

先生，您看见托马西托吗？他是我的儿子。（好象一个被夺走了玩具的娇惯的孩子）刚从我这里带走。把他带走了。汽车把他带走了。

沮丧。

没什么事，先生，谢谢您。我只是在找我的儿子。找累了。

激动？您说我激动？（继续向远处张望）不，谢谢。我不喝酒。谢谢。（停顿）您在哪儿学的西班牙语？说得

真好。

您说什么？您觉得喝一杯酒对我的神经有好处？（几乎决心干）好吧……（后悔）不，不行。我得继续寻找托马西托。我应该对您说……别忘了……我是……（瞧着一个仿佛就在她身边的人）您认为喝酒对我的神经有好处？（疲乏）也许我是需要这样，减轻一点这种使我困乏的疲劳。（下了决心）好吧，那么我们去吧。（抬起眼睛向上望，似乎面前有一块招牌。轻蔑）在这里喝一杯？我从来没有到这种地方来过。没有危险吗？（企图逃开）最好不要进去。我怕那些喝醉酒的人。这种酒馆叫我害怕。（停住脚步，畏缩。然后，她的胳膊抬了起来，好象有人抓住她的手，轻轻地在拉她）您照顾我？我需要您照顾我。我相信您。不。现在我对酒馆和酒馆里的人不害怕了。（已下决心）我们进去。

音乐声。诺埃米变了样，象一个着了魔的女人，但是实际上，她的神态是呆板而虚伪的。

音乐！听着音乐，使人感到多么美好！

再给我一杯！再给我一杯！喝了酒，真叫人痛快！要不要再放一张唱片？

虚荣；热情的眼光。

这样叫你喜欢？（脱开衬裙的一条肩带）现在看来怎么样？你觉得我还很美吗？（感到有人碰她，躲开）别咬我。（卖弄风情，假笑，几乎是痛苦的笑，使人感到她似乎是在演一出喜剧）求求你，别再碰我。（眼睛望着

某个地方，狡猾地咬着嘴唇）我叫你喜欢？所有的人都
说我叫他们喜欢，但是我愿意听见你这么说。

身子动了一下，避开肩头上的吻，笑着走了开
去；走近桌子，抓起酒瓶，就瓶口喝了一大口。然
后走向电唱机，放下唱头，听音乐。诺埃米开始跳
舞。热烈地，不顾一切地，显示出她的绝望的心
情，以及她想忘掉过去生活的不自觉的愿望。这
是要想逃避现实的徒劳的努力。终于，她扑上唱
机，使它停住不响。

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我是不道德的！（精神混乱，致
命的热病已经很厉害）神甫，我需要忏悔。我一定得忏
悔，神甫。不过不是今天晚上。今天晚上，不行；因为
……我感到不舒服。（低声恳求）莱昂西奥，对汽车说，
叫它把托马西托还我。莱昂西奥，我求你，不要让托马
西托看见我。（责备）为什么你要说英语为自己辩护
呢，莱昂西奥？为什么你让代数教授欺骗了呢？（哀
求）别把他带走！他也是我的。托马西托也是我的儿
子。（不明确）托马西托也是我的儿子吗？是的，也是。
不，也许不是。他不跟我在一起。他从来不是我的。
他一直是他的，是汽车的……是汽车把他带走了。

眼睛望着门，恐惧。

谁敲门？谁也不能进来。莱昂西奥，托马西托又来了。
他不让我安宁。他又来敲门，敲门，不停地敲门……我
都不敢正视他的眼睛，莱昂西奥……去，打开门，对他

撒个谎。对他说……说我不住在这里。（感动）是托马西托他坚持要来看我，认我……但是，在这里？在这个讨厌的小屋子里？在这间肮脏的房间里见他？（以激动的姿势伸手掩脸）还有我呢？我行吗？我象一个母亲吗，莱昂西奥？（绝望）他不会认识我的。我已经很老了。我不能永远年轻。他决不会相信我就是诺埃米。别让他来看我，莱昂西奥。别让他来看我。

谁敲门？（向那里看，声音发抖）是谁？（坚决）别开！莱昂西奥……（在屋子里找，怕找不到莱昂西奥）莱昂西奥，叫他走。莱昂西奥……

怀疑地不安地在周围乱找。

你在哪里，莱昂西奥？你走啦，莱昂西奥？你为什么走？我孤零零地一个人怎么办？为什么你抛弃我，莱昂西奥？他们都到哪里去了？为什么突然地只剩下我单独一个人？（痛苦地祈求）莱昂西奥，我需要你。我总是需要你。没有你，我什么也干不了。我求你……不要让托马西托来看我，不要现在抛弃我。

似乎又听见敲门声。她浑身发抖，额头滚下汗珠。

谁敲门？（声音激动，力图使自己镇定）诺埃米不住在这里。诺埃米走啦。诺埃米死了好久了。托马西托，你已经见不着诺埃米了，因为诺埃米已经死了……好久了。诺埃米死了。（被自己的话吃一惊）死了？（怀疑）难道诺埃米死了？诺埃米……是……死了！你再也

见不着诺埃米了，因为诺埃米已经死了！（软弱）我疲乏了，托马西托。（脸色改变，摇摇晃晃地走到床边，坐下，目光无神地望着前面）我疲乏了，托马西托 走，走，不停地走，走得疲乏了…… 你再也见不着我了，托马西托。诺埃米已不存在。对你，只存在在失去的童年中的诺埃米。你从来不是我的……从来不是……从来……从来……因为你属于汽车……（声音逐渐微弱。她迸出最后的一口气，说出一句清晰的话，企图向自己的儿子辩解）我疲乏了，托马西托。我走，走，不停地走，走得疲乏了 ……

她坐着，一动不动，眼睛望着前面，脸色苍白，她似乎现在已经在自己的道路上停住了脚步。

缓慢地，缓慢地，渐渐闭幕。

——剧 终

老虎

〔厄瓜多尔〕德梅特里奥·阿吉莱拉·马尔塔

Demetrio Aguilera Malta

El Tigre

德梅特里奥·阿吉莱拉·马尔塔于 1909 年生于厄瓜多尔的瓜亚基尔。他写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剧本，在拉丁美洲好几所大学任教，也担任过厄瓜多尔政府的教育、文化方面的一些职务，是厄瓜多尔当代文学界的著名作家之一。

阿吉莱拉·马尔塔从 1930 年与其他两位厄瓜多尔作家希尔·希尔贝特、加列戈斯·拉腊合编短篇小说集《走了的人》出版以来，发表了多方面题材的作品。描写厄瓜多尔丛林沼泽地区居民生活的，有长篇小说《唐戈育》（1933 年）和《处女岛》（1943 年）描写拉丁美洲人民反帝斗争的，有长篇小说《运河区》（1935 年）等；以拉丁美洲历史为题材的，有小说《太阳的骑兵》（1965 年）等。最近，他发表了一部新的长篇小说《七个月亮和七条蛇》（1973 年），再一次写了丛林和沼泽地带的居民生活。

在戏剧方面，阿吉莱拉·马尔塔的主要作品有《蓝血》，《幻想的海盗》，《原子还不够》，《傀儡》，《死亡》，

《黑地狱》,以及独幕剧集《厄瓜多尔三部曲》等。它们的题材和表现手法也是多种多样,其中有些反映了现实生活,有些则通过各种戏剧境遇刻划夸张的或畸形的人物形象。由于后面这一种情况,有些评论家认为阿吉莱拉·马尔塔的剧作属于表现主义的戏剧流派。《老虎》选自《厄瓜多尔三部曲》。

老虎

人物

阿瓜约，二十五岁。

瓜亚马贝，三十五岁。

米特，五十岁。

“狗熊”，二十五岁。

布景是南美洲热带丛林的一个角落。台前地下有一堆篝火，微弱地燃烧着。这是一个黑暗浓重的夜晚，在火光中，人们仿佛是从阴影中雕刻出来的。他们都头戴草帽，身穿短衫，白裤子，光脚；右手拿着砍刀，左手不时摘下草帽，扇蚊子。瓜亚马贝则抽着一支粗大的雪茄。

第一场

米特和“狗熊”各坐在一根树干上。瓜亚马贝站着，不安地望着左侧的某个方向。不一会儿，那

里传来了枯枝折断声，以及逐渐近来的脚步声。

所有的人都向那里看着。阿瓜约从那里出现，紧张，激动。

阿瓜约（感情冲动得声音发抖）唐瓜亚马贝！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镇定而平静地）怎么了，阿瓜约？

阿瓜约：那个……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有些不耐烦）说啊！你怎么了，小伙子？

阿瓜约：没什么……是那个……

米特：也许是什么妖精吓了你吧？

阿瓜约：不是，唐米特……是那个……干吗不把火烧旺些？

阿瓜约走近篝火，跪下来，摘下草帽，使劲地扇着。篝火开始冒出火舌。米特和“狗熊”从树干上站起，走了过来。瓜亚马贝继续抽着雪茄，没有动弹。

“狗熊”干什么，阿瓜约？

米特：你要赶跑疫病吗？今晚上蚊子真多！

阿瓜约（摇头）不是！

“狗熊”是什么呢？

阿瓜约：（担心地向四周看看）是老虎！

瓜亚马贝：（大笑，仿佛鞭子响那样）就是这个吗？哈哈！
哈哈！

阿瓜约：（站起来，走近瓜亚马贝，声音里充满了犹豫和痛苦）那是因为你没有那么近看见它，唐瓜亚马贝。它总跟着我。它的一双眼睛象两盏灯笼，在我后面一晃一

晃地跳舞。

米特：那是你自己想的，阿瓜约。

阿瓜约（不在意）一会儿，它向我露出牙齿，似乎在笑。我都觉得着它，觉得着它在我背后的气息。只要它高兴，就可以拍我一巴掌。既然我是独自一个人拿着一把砍刀在走……

“狗熊”：要是你拿着一支猎枪在走，又怎么样？你是连看见自己的影子都会害怕的！

阿瓜约：你们这样说，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这样近地看见过斑斓大虫。

瓜亚马贝（冲到阿瓜约面前，生气地）你转的什么念头，尊波^①？我是从山区来的，是个男子汉，这你知道。最最荒僻的地方我都去过。没有哪样东西不被我笑话过。一个真正的男子汉所到的地方，哪个畜生都逃不了！

阿瓜约（后退，耸肩缩颈）是这样，唐瓜亚马贝，不过……

瓜亚马贝（打断他）当然是这样。

米特（走近阿瓜约，拍拍他的背）喂，尊波。怕老虎是不行的。对付大虫最好的办法是跟它较量。它追随着你的踪迹，你走到哪里它就跟到哪里，在你的脚印上撒尿……于是你就在那里惹上麻烦。

阿瓜约：我已经麻烦够了。

“狗熊”：那是你自己愿意。因为你不系好裤子。

短暂的停顿。瓜亚马贝若无其事地在继续抽

^①尊波：黑人和印第安人的混血种。

烟，就象没有在场。阿瓜约又去扇篝火。突然，他
盯着左侧的某一个地方，伸手指着。

阿瓜约：那儿！那儿！（所有的人都望着阿瓜约指的方向）

米特：什么？

阿瓜约：那儿！那儿！

“狗熊”哪里？

阿瓜约：那儿！在那段斧柄树的树干上。

米特：我什么也没看见。

“狗熊”：我也没有。

米特：你呢，尊波？

“狗熊”你看见什么了？

阿瓜约：我……那个……

“狗熊”：什么？说啊，什么？

阿瓜约：（阴郁地）老虎！

瓜亚马贝：（悲哀地转过头来，使劲抽雪茄，雪茄的火旺了，
照得他的两眼在黑暗中发亮）它瞧你是个孬头，尊波。

他没有说第二句话，就向舞台左侧跳去，敏捷
得象一头鹿。他接连地跳跃着，踩断树枝，冲向丛
林，进入台左深处。有一会儿，还听得见他的脚步
声，后来消失。阿瓜约象催眠了似的，站在那里。

米特：倒楣的老虎，要是唐瓜亚马贝找到了它。

“狗熊”怎么会找到它呢，唐米特！

米特：那倒是，“狗熊”斑斓大虫早就两腿夹着尾巴逃跑了

“狗熊”：当然罗。谁敢拿脸对着唐瓜亚马贝！

米特：特别是现在，“狗熊”。你瞧那雪茄多旺！

阿瓜约：（转向他们，控制自己，仿佛醒悟过来）好象一盏灯笼，是不是？

短暂的停顿。这时候，三个人都焦急地望着台左。

米特：多么勇敢！

阿瓜约：是的，真勇敢！

“狗熊”：都是因为你，尊波，带着你的那一套跑了来。

米特：不过，老虎总归是老虎。这叫我增加胆量。

突然，听见一声长长的发抖的老虎的吼声。

阿瓜约跳过去，抓住米特的胳膊，牙齿格格地发响。

阿瓜约：他……他……们，打……打……起来……来了？

“狗熊”别作声！

又传来老虎的吼声。然后，一阵树丛的骚扰声，树枝折断声，躯体相撞声。阿瓜约，“狗熊”，米特，都紧张地向黑暗中窥探，竭力想从阴暗中看出什么。

米特：要不我们去看看，发生了什么？

“狗熊”：让唐瓜亚马贝和我们一起跟它斗？除非我们真是疯了！

米特：那倒是真的。他愿意单独一个人去对付那只老虎。

重新又听到老虎的吼声。可是这一次它仿佛在呻吟。几乎紧接着，传来瓜亚马贝的笑声，宽阔

洪亮，有点吓人。也重新响起树枝的断裂声，以及逐渐近来的脚步声。终于，瓜亚马贝在台左出现。其他人迎着它，把他围住。

“狗熊”抓住了斑斓大虫吗，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跑啦！它一看见我，就变成一溜烟了。

米特：这畜生胆子不小，来到庄园这么近的地方！

阿瓜约：（痛苦地）它是追我来的……

“狗熊”它跟你一样不中用，尊波。

短暂的停顿。阿瓜约走近篝火，蹲下来，用嘴吹火，眼睛没有从地下抬起，也不看任何人。其他人带着一种怜悯的心情默默地注视着他。

阿瓜约：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你说什么，尊波？

阿瓜约：我觉得这是我……

瓜亚马贝：还是把它一下子都抛开，小伙子。

阿瓜约：这个……我觉得，老虎要来吃的，是我！

米特走近阿瓜约，把手按上他的肩头。

米特：你得把这种念头撇开，尊波。这股气要是蒙住了你，你就倒楣了……会把你毁了的！要对抗，对抗的唯一办法就是不害怕。

瓜亚马贝：是这样，唐米特。因此，我们要出去，往上游走，把篷乔①卷在胳膊上，找它们去。

①篷乔：拉丁美洲人用的一种毛毯，中有一洞，可套在身上作斗篷，打架时卷在左胳膊上当盾牌。

阿瓜约（不相信）找它们去？

瓜亚马贝：（点头）啊哈！逢到它们，谁也别跑。谁跑谁就完蛋。你这是由于不懂这个道理，因为这一带的岛子上从来没有过老虎^①。

米特（沉思地）人家说，逢到老虎，跟逢到鳄鱼不一样。

“狗熊”那当然罗，斑斓大虫要聪敏得多。

瓜亚马贝：是这样的，“狗熊”。老虎会把爪子伸到一个人的脸前，看他害怕不害怕。鳄鱼可什么也不会。而且，人家只要按按它的肚子，鳄鱼嘴里就会吐出水来。就这样按几下子，它就完了。

“狗熊”（不相信）按它的……肚子？

瓜亚马贝：人家就是这样在沼泽里逮鳄鱼的。这鬼东西泡在水里，沉在底下。捕鳄鱼的人跳进水里，游到鳄鱼下面，开始按它们的肚子，接着又给这些倒楣东西搔痒。于是它们伸直身子浮了起来。另外一个捕鳄鱼的人正在上面等着。鳄鱼的嘴巴刚露出水面，就在脖子上给它一斧子。

阿瓜约：真太危险了，不是吗？

瓜亚马贝：危险极了！有时候，鳄鱼会在水底下觉察到，特别是凶猛的鳄鱼。那时候，那个人就算是死定了。过几天，只能找到几根骨头。

阿瓜约：可是老虎更坏。

^①剧本的背景是在厄瓜多尔的瓜约河下游出海口的群岛上。

瓜亚马贝：是这样。老虎，你既跑不过它，又没法按它的肚子，什么法子也没有。不过，还是不能怕它。决不能把背向着它。要当着它的胡子笑它。

阿瓜约：笑它？

瓜亚马贝：对它的眼睛吹一口烟。要不，这人就坏了，大虫准会把他吃掉。

突然，阿瓜约向瓜亚马贝扑过去，神经质地抓住他的胳膊，向台后左侧指着。

阿瓜约：瞧！您瞧，唐瓜亚马贝！

米特：（望着阿瓜约指的方向）什么？怎么了，尊波？

“狗熊”怎么了？

阿瓜约：那边！你们瞧，在那边！

米特：我什么也没看见。

“狗熊”我也没有。

瓜亚马贝：（镇定地不为所动，也没有转身）什么？又是那老虎？

阿瓜约（战栗）是的，它在那边！在那边，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怜悯地看着他）唉，尊波！我看你是要自找苦吃了。说不定你是把那双老虎眼睛装在自己的脑袋里了，白天黑夜都丢不掉，直到那老虎自己来向你取去！

阿瓜约：它要是向我来取……让它赶快来取吧，唐瓜亚马贝！

——幕落

第 二 场

几天之后。黑夜。米特和“狗熊”各自在树干上坐着，面对着台前中间原来那样燃烧着的篝火。

米特：一个人心中有了怕惧，就只能把灵魂交托给上帝。

“狗熊”：特别是怕斑斓大虫。

米特：人家说，它凶猛。

“狗熊”：是这样吗？

米特：我也这样想。从我出生以来，在这一带还没有听说过这样的该死东西。

“狗熊”：那么，它也许是从岩石角的要塞后面过来的。

米特：大概是。去年，那里吃掉了一个兵士。据说，几天以后才找到骨头。那个倒楣的人倒是狠斗了一场……不象是个胆小鬼。

“狗熊”：它准是饿急了。

米特：也许原先尝过人肉。人家说，尝过人肉的斑斓大虫，想吃我们，嘴里就流口水。

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不一会儿，瓜亚马贝从台后左侧出现，焦急地走来。

瓜亚马贝：这儿看见那个尊波阿瓜约吗？

“狗熊”（不安）：出了什么事吗？

米特：他是到这里来的吗？

瓜亚马贝：天刚开始黑的时候，我看见了往这里来的

脚印。

米特：他没在这儿露脸。

瓜亚马贝：哼！糟啦！中午过后，我派他到独岗那里去砍树干。太阳落山的时候，我去到那里。树干一根也没有动。于是我马上找他，他却连影儿也不见。哪儿也找不到。好象被土地吞下去了的一样。

“狗熊”：土地？……不要是……斑斓大虫吧？

瓜亚马贝：你们俩也得了这病吗？

“狗熊”我不过这么说说，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当心！恐惧是会传染的。要是你们让它给抓住，马上就会开始到处看见老虎了。

米特：谁知道，唐瓜亚马贝！可是我相信，那只大虫眼睛盯住的是那个尊波。

瓜亚马贝：也许。不过呢，最好是别让海水冲走，特别是在涨潮的时候。（停顿）好吧。我继续去找尊波。要是你们见到他，对他说我要跟他说话，越快越好。明天，我给他派另外的工作。这可怜的家伙，太固执了！

米特：好吧，唐瓜亚马贝。

“狗熊”：就这吧。

瓜亚马贝从台后右侧出去。一会儿，便不再听见他在树丛中逐渐走远的声音。

米特（短暂停顿之后）它在这里，准会伤害不少牲口。

“狗熊”：谁，嗯？

米特：还能是谁？斑斓大虫呗！

“狗熊”啊哈！最坏的是它不整个吃掉。不过尝一尝，就走了。好象不十分喜欢。或者它是犯了疑心。

米特：那是由于我们设了许多陷阱。

“狗熊”真是巧妙的陷阱！

米特：可是哪个也没掉进去。

“狗熊”：记得敞口的那个吗？用树枝都掩住了，上面堆着肉？真诱人！上帝保证，我都会陷下去。

米特：所有的都会把人陷下去。

“狗熊”后来，人家搞来一头小活猪……

米特：你看见啦。这头倒楣的猪惹厌了老虎。为了报复，它弄死了一头鹿，就在那旁边。它准是不停地在笑话我们。

“狗熊”：那个我觉得几乎把我陷下去的陷阱，是一个树根做的笼子。做得挺巧，里面有一根弯曲的树干，系着一根皮条编的套索。敞着口，等着这该死的畜生。

米特：我们都以为它会掉进去。连尊波自己也这么想。你记得吗，他多高兴？他亲自系上那头做诱饵的小羊。那是头小黑羔，不断地咩咩叫，好象刚生下来。

“狗熊”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第二天，尊波又吓得要死了。因为那斑斓大虫在笼子门口留下了新鲜脚印。连我都觉得它太顽固了。这还不算，少有的是……

米特：（接着狗熊没有说下去的话）斑斓大虫还在尊波的脚印上撒了尿，是不是？

“狗熊”啊哈！

米特：他知道吗？

“狗熊”：我想，他不知道。我们把这些湿了的脚印马上抹掉了。

停顿“狗熊”和米特沉思。

米特：我看，我们不用再搞什么陷阱了。

“狗熊”：是的。为什么呢？

米特：都不管用。唐瓜亚马贝老是在这一带来来往往，我们就没法把大虫抓住。那斑斓大虫怕着他，忌着他。

“狗熊”：它从来不跟他照面。所以唐瓜亚马贝出去了那么多次找它，甚至到山岗上睡觉，把麻绳吊床挂在树上，在那里一个钟头一个钟头地等着它。

米特：为这大虫，真是够呛。

“狗熊”：(点头)的确，唐米特。真够呛！

传来树枝的晃动声。接着是阿瓜约的颤抖而痛苦的叫声。

阿瓜约：(在里头)唐米特！“狗熊”！

米特：你在哪里，尊波？

米特和“狗熊”站起来，很快地走向舞台深处。

阿瓜约在那里出现，仿佛喝醉了酒，站不稳，要倒下。两人上前扶住。

阿瓜约(几乎要哭)唐米特！“狗熊”！

米特：又是那大虫吗？

阿瓜约：是的。(侧转脑袋，指方向)在那边，那边！又来了！

“狗熊”它跟着你来的？

阿瓜约：没有。我在这里没动窝。在一个树丛里藏着。我不能离开有人的地方，尤其是有火的地方……怎么不弄旺？

他走向篝火，几乎扑上它，开始用嘴吹火。

米特：没听见唐瓜亚马贝在找你？

阿瓜约：听见的。我什么都听见。

“狗熊”：他说，明天给你另外一个工作。

阿瓜约：（抬起身子，站起来。悲哀地，幻灭地）他有什么我能够干的工作给我？我不能离开这地方。我害怕！上帝保证，我害怕！怕极啦！斑斓大虫白天黑夜地缠着我。那天傍晚，我跟杜米蒂拉在一起，没看见它。它就象发了脾气，在我周围绕圈子。有一天，我在井里打水，忽然看见它可怕的脸，跟我的脸一起，反映在水面。我转过头看它在哪里。原来它正在我背后，在一株树上爬着。它对我露出牙齿，好象在笑。但是最坏的是晚上。它每天晚上都到棚屋来，在我住的那一边徘徊。我睡不着，只听见它用刀子那样的爪子挠我房间的墙。从墙缝里，我看得见它的眼睛。这该死的畜生有着一双什么样的眼睛哟！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好象两只绿颜色的火球。我不知道！上帝保证，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米特：（思考地）你应该离开这个岛子，尊波。如果不，说不定哪天这该死的畜生会把你吃了！

“狗熊”：唐米特说得有理，尊波。而况你什么活儿都干得了。砍树干，锯木材，你那双手就跟魔鬼的爪子那样利索。什么活儿都能干！到了瓜亚基尔，你就象卡拉俄人跳进池塘一样^①。

阿瓜约：可是我欠庄园的白人一些钱。

米特：你要是死了，你还能还吗？

阿瓜约：不过……杜米蒂拉呢？我怎么能离得开她？我们老早就在一起说话。下个月，我们就要结婚了。

“狗熊”：要是大虫吃了你呢，你还结什么婚？要是它只咬掉你一只胳膊或者一条腿……你那残缺的身子怎么去侍候杜米蒂拉？我觉得唐米特说得有理。你应该走，尊波。欠白人的钱以后再还，答应女人的事以后再办。

米特：这儿附近，螃蟹滩那里，有一条小船。你划着它，到莫雷尼奥岗；从那里你见着开出的船就上去。说话就到瓜亚基尔了！

阿瓜约：也许你们说得对。最好我还是走。不过你们俩得照管着我，好不好？直到等我离岸远了。我害怕那斑斓大虫来找我麻烦。

“狗熊”放心好啦，尊波。我们都到那儿去。

阿瓜约：那么，我们走吧。你们跟唐瓜亚马贝讲讲，让他去告诉白人一声；也对杜米蒂拉讲讲，叫她别把我忘了。现在我们走吧！快走！

^①卡拉俄 秘鲁海港，当地居民多数从事渔业，出没大海；卡拉俄人进池塘”，成语，意即 应付裕如。

米特：走吧！

“狗熊”走吧！

他们向台前右侧走去，下场。

——幕 落

第 三 场

同一晚上，较久以后。舞台空着。不一会儿，听见脚步声和模糊的谈话声，逐渐近来，直至米特和“狗熊”从台前右侧出现。

米特：（走近篝火。“狗熊”也跟着上来。他们搓着手，似乎很冷）感谢上帝！

“狗熊”：是的，唐米特。最后，他总算走了！

米特：直到他在黑暗中看不见，我才心里平静下来。从他船桨划到水里的溅水声中，我只听见他在向我们告别，就象远处传来的回音：“再见吧，唐米特。”“再见吧，‘狗熊’。”

“狗熊”：那么现在，他总能摆脱开斑斓大虫了。

米特：说不定它已开始跟踪另一个人的脚印了。

“狗熊”：我看很难。这里没有人再怕它啦。

米特：你相信？杜米蒂拉不会传染上？她老是跟尊波在一起……

“狗熊”：女人几乎从来不上山。

米特：这只大虫胆大包天。会出什么事，只有上帝知道！

又听到枯枝的折断声和逐渐近来的脚步声。

米特和“狗熊”向台右望着。两人一动不动地发呆，仿佛看见了另一个世界的人一样。

“狗熊”：您看到了我见着的东西吗，唐米特？

米特 我想是“狗熊”。

阿瓜约在台前右侧出现。他慢吞吞地走着，象在梦游。他走到舞台中间，看看米特，看看“狗熊”，看看篝火，目光空虚，发呆。米特和“狗熊”走到他身边，讯问似地望着他。

米特：（过了几秒钟，看见阿瓜约不开口）你干吗回来啦？

“狗熊”：（努力控制住自己）是不是……那条小船迷失方向了？

米特：是不是你没法往前划了？

“狗熊”：有条鲨鱼来咬你了？

米特：或者……你连水也怕起来了？

阿瓜约望着他们，好象没有看见。然后，他开始说话，似乎在自言自语。

阿瓜约：最好是回去，没办法。

米特：回哪儿？

阿瓜约：（似乎到这时候才发现他们在他面前）回棚屋，回我的房间去。

“狗熊”：干吗不等一会儿？我们一起去。

阿瓜约：为什么？

“狗熊”：“为什么”？

阿瓜约（耸耸肩）一切都没有用啦。

米特：别这么说。

“狗熊”也许是杜米蒂拉在等着你？

阿瓜约：我已经不愿意再看见她。为什么要去见她呢？

“狗熊”我不明白。

米特：你不喜欢她了？

阿瓜约：（绝望，发作起来）不。不是这样。仅仅是为了我会使她丢脸。我是多么倒楣啊！

“狗熊”不过是这么说说，尊波。

阿瓜约：你们就是这么看的；“狗熊”。现在……现在，我肯定这个……（住口不说，好象害怕说出口来）

米特（有些耐不住地）这个什么？

阿瓜约：这个老虎要吃了我。

米特：我看你是傻了，阿瓜约。

“狗熊”所以你才会发生这样的事。

阿瓜约（傻里傻气地笑）嘿，嘿，嘿！是这样。就是因为这个。你们已经看见了。我愿意离开岛子。白人的钱不还，而且，更坏的是，把杜米蒂拉丢掉。

米特：还是那样的好。

阿瓜约：当然那样好……要是我能办到的话。

“狗熊”那么，发生了什么事啦？

阿瓜约：我刚离岸不远，就感到特别的害怕。

米特：你是带着害怕走的。

阿瓜约：在船上，越来越厉害。渐渐地，我听到划桨的声音。起先，我不在意。我想，这是我自己的桨。可是，桨声愈加响了，于是我就停住不划。

“狗熊”：也许是风。也许是从蒙格拉树丛^①中间流过的潮水。

米特：也可能是一条大鱼。或者是一大群鱼。你知道，到了晚上，它们会乘机游出来的。

阿瓜约：这些我都想到了。但是那桨声越来越响，越来越响。于是，我回过头去，你们知道我看见了什么？就在几呎之外，那老虎来了！出来找我了！它那双眼睛的绿光，在水面上跳动。它的牙齿露了出来，好象在哈哈大笑。

米特：可怜的尊波！瞧你变成个什么模样了！

阿瓜约：于是，也不知道从哪儿来的力气，我调转船头就划起来，拼命地划。船就象飞了起来，仿佛被魔鬼带走的灵魂，一直就到了这里。

“狗熊”事情就是这样，不是吗？我以为，斑斓大虫跟猫一样，不喜欢下水。

米特：这只大虫该是个游泳能手，不然，它怎么来到岛上？

“狗熊”那倒是真的。

阿瓜约：好吧。那是我……我要被……明天见！明天见，上帝保佑！

^①蒙格拉树：南美一种生长在水边的树木，树根露出，扎在水中。

米特：明天见，尊波。别再害怕啦！

阿瓜约（神经质地笑）嘿，嘿，嘿！不会的，唐米特。

“狗熊”明天见，尊波。多加注意！

阿瓜约：有一个东西总是在注意着我哩，“狗熊”。就是那只老虎！

阿瓜约从台后右侧走了出去。米特和“狗熊”望着他走去的方向。短暂的停顿。然后，两人谈起话来。

米特：谁能相信斑斓大虫会追赶一条小船？

“狗熊”我也正这么想。

米特：也许唐瓜亚马贝说得很对。

“狗熊”说什么，啊？

米特：他说，可能有两只大虫。

“狗熊”两只斑斓大虫？

米特：是的。咬死了牲口的，把他吓坏了的，是一只。它不露脸。躲在树后远远地守着他。只要一看见，或者一听见，它就一溜烟跑啦。

“狗熊”还有一只呢？

米特：还有一只就在这个尊波阿瓜约的心里。

“狗熊”噢！很可能是！那么，我认为这两者都是在追逼尊波。今天早晨，我在棚屋外面，尊波的房间对面，看见大虫的新鲜脚印了。

米特：说不定现在已经跟上了他。

“狗熊”：也许。说实话，这尊波真叫我担心。看见他的脸

吗，唐米特？象个活死人。谁知道是不是他自己已经
不觉得是属于这个世界的了！

米特：是这样。可怜的尊波！

“狗熊”：对。可怜的尊波！

听见脚步声走近。几乎紧接着，瓜亚马贝从
台后右侧进来。他的表情还跟原来一样，泰然自
若。只有他频频吐出一阵阵雪茄的烟，表示着
他的忧心。

瓜亚马贝：你们看见尊波吗？

米特：他刚走，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他说了到哪里去吗？

“狗熊”：到棚屋，他的房间。

瓜亚马贝：这样最好。

“狗熊”：当然，唐瓜亚马贝。这只斑斓大虫总不离开这一
带。到处都有它的脚印。就连布鲁斯科树丛^①都给踩
坏了。看来这该死的东西除了游逛，不干别的。

米特：而那个尊波还从来没有这样叫人麻烦的。

瓜亚马贝：换个别人，谁还不是这样？老虎是最凶猛的。

还从没有向我露过脸。

“狗熊”：（似乎自言自语，十分担心地）我认为，该干的就
干……就让斑斓大虫把尊波吃了！

瓜亚马贝：别做预报凶兆的鸟；“狗熊”。

^①布鲁斯科树：南美的一种灌木，其果实可入药。

“狗熊”：您还没有看见他那模样，唐瓜亚马贝。不一会儿，他还从这里走过，就象死了的一样！谁知道他是不是心里已经死了！

米特：“狗熊”说得对，唐瓜亚马贝！最坏的是他什么也不愿干。连活也不干。女人也不要了。也不起来斗争保护自己。什么也不干。就让潮水带着他，象一条飘流的小船。您瞧，现在他连篝火都不愿弄了！

瓜亚马贝：你们不该让他单独一个人去。

“狗熊”：他不要我们陪他。

瓜亚马贝：（鼻子用力地嗅着）噢！今晚上，那老虎的气味从来没有这么强烈。

短暂的停顿。突然，被阿瓜约的一声可怕的喊叫打破。叫声来自很远的地方，在黑夜的寂静中回响。

阿瓜约的声音：唐瓜亚马贝！唐瓜亚马贝！老虎！

几乎紧接着，听到老虎跳跃落地的声音，搏斗的声音，以及那畜生吓人的吼声。这一切，与瓜亚马贝，米特，“狗熊”往外冲的同时发生。他们奔跑着，从台前右侧离开舞台。这时候，在搏斗的闹声中，重又听到阿瓜约绝望而痛苦的喊叫。

阿瓜约的声音：唐瓜亚马贝！……唐……瓜……亚……马……贝……！

瓜亚马贝的声音：坚持住，尊波！我来啦！

阿瓜约的声音：（无能为力地，难以形容地）唷！……

瓜亚马贝，米特，“狗熊”三个人的脚步声远去，直至消失。然后是一片寂静。突然，响起了老虎一阵长长的吓人的吼声，似乎在挑战。立即，传来了瓜亚马贝的威武的越来越响的声音。

瓜亚马贝的声音：（喊叫）把尊波咬死啦！该死的畜生！他越害怕越倒楣！逢到我，你就别再想逃跑！……给一刀！再一刀！该死的畜生！（老虎痛苦地吼叫）给你肚子上再来一砍刀，看你还敢找谁的麻烦！该死的畜生！……

——幕 落

钉上十字架的人

〔墨西哥〕卡洛斯·索洛萨诺

Carlos Solórzano

El Crucificado

卡洛斯·索洛萨诺是 1922 年在危地马拉出生的，1939 年移居墨西哥，学习建筑。1945 年，担任建筑师的工作。1946 年，又在墨西哥大学学习文学。1948 年到 1951 年间，去法国研究戏剧。1952 年回墨西哥后，任墨西哥大学剧团的导演。这个工作，他担任了十年。在这期间，他曾到国外讲学，兼任墨西哥国立戏剧博物馆的馆长，《永久》周刊的戏剧评论员。1962 年起，在墨西哥大学担任戏剧教授。

索洛萨诺的创作是多方面的，有小说《假魔鬼》(1966 年)，《牢房》(1971 年)戏剧论文集《墨西哥的实验戏剧》(1973 年)，《二十世纪拉丁美洲的戏剧》(1964 年)等。另外还编选过几种拉丁美洲戏剧的选集。

在剧本创作方面，索洛萨诺的主要作品有《唐娜贝亚特里斯》(1952 年)，《巫医》(1954 年)，《十字路口》(1959 年)，《天使的梦》(1960 年)，《鞋》(1970 年)等，其主要特点是题材比较广泛，许多情节都是以墨西哥社会的现实生活为基础，表现人们对自由的渴望，以及

对宗教束缚和对暴力压迫的各种形式的斗争。其中有一些剧本，特别对在拉丁美洲社会中占统治地位的教会，顽固地控制着人们思想的宗教，进行了比较尖锐的揭露和抨击。

《钉上十字架的人》发表于 1958 年，就是这类以教会和宗教为题材的剧本。它揭露教会利用印第安民族的贫困落后，煽动他们的宗教迷信狂热，对他们进行残酷愚弄的罪恶。

钉上十字架的人

人 物

耶稣——一个三十多岁的村民，体弱，发烧的样子，有印第安人的特征。

马利亚——耶稣的母亲，村里的一个老年妇女。

抹大拉——村里的一个年轻姑娘，健壮，黑皮肤。

四个男人，扮演四个门徒。

神甫。

男女村民。

情节发生在墨西哥一个偏僻的小村，时间是神圣星期五耶稣受难日。在这里，每年的这一天要举行耶稣受难的表演。

第 一 场

茅屋内部，烟熏黑的墙，泥泞的地面。台后屋角有一个做饭的小灶。台前左侧有一扇小门，通

向茅屋的另一房间。台后中间是两扇敞开的门，门外可以看到蓝天下面的田野。

两个男村民和两个女村民，墨西哥农民装束，正在台上收拾东西。一张椅子上搭着一件紫缎长袍。桌子上放着一顶荆棘编的刺冠。一个粗木钉的十字架靠在墙上。

男村民甲：得啦，一切都准备好了。

男村民乙：（高兴地）是的，都准备好了。我把这两根木头钉起来成了个十字架。（喜欢地用手抚摸着它）它真好，是不是？

女村民甲：我缝了这件紫袍。

女村民乙：我用荆棘编成了刺冠——小心翼翼地就怕刺痛了我的手。

耶稣从左门上，低着脑袋。他穿着农民服装，但是已经戴上长发的发套和胡子，扮成耶稣。

女村民甲：喂，耶稣。你很开心吧？

耶稣（宁静地）是的。

男村民甲：谁都会以为你很悲伤。你还没有试试袍子呢……

耶稣：还有时间。

女村民甲：只有几分钟了。不一会儿，他们就会来接你。怎么了？你好象在发烧。

耶稣：（心不在焉地）我没注意。

女村民乙：这没什么奇怪。不管怎么样，他们也要来把他

钉上十字架的。（笑起来，但是她一看耶稣，笑声就中断了）

耶稣（热情地）是的，他们要把我钉上十字架了。

女村民乙：你很运气。神甫选上了你和你一家，扮演这个钉十字架的场面。因为他说，你很象真的耶稣。从此以后，村子里的每一个人都得尊敬你了。想想吧，你母亲家里的男人经常扮演基督的角色。记得你的外祖父吧？他的名字也叫耶稣。（迷信地）他演过以后没几天就死了。（勉强地笑了笑）完全是偶然的，对不对？

耶稣：闭嘴！

女村民甲：你怎么了？

耶稣（胆怯地）我怕死。

男村民甲：基督也怕死，所以才那么悲伤。

男村民乙：不过他们不会把你钉死的。

耶稣：不过要是他们真钉呢？

男村民乙：真钉？

耶稣：是的。这样，他们可以得救。

男村民甲：得救？为什么？

耶稣：神甫说，他们要从什么东西里面得救。

男村民甲：钉死一个人，谁也不会从任何东西里面得救。

男村民乙：神甫说，他们的罪要得到赦免，唯一的办法是牺牲。特别是原罪。

男村民甲：什么叫原罪？

男村民乙：我不知道。我想这是一种说法，意思是生下来

又得死去，多么悲哀。

耶稣：不。它意思是说，我们只要生下来，就有了罪。

男村民甲：这么说……我没罪。我生下来了；就是这么回事。我甚至自己没有要生。瞧我们，困在这里的这种土地上，连棵树都活不了。太阳要把人的五脏六腑都烤干，把他烤成一堆枯灰。

远处传来喊声。

耶稣：（吃惊）他们来带我了。他们来了，因为他们要我牺牲。

男村民甲：他们不会把你怎么样的。他们只会抽你几鞭子，如此而已……

女村民甲：鞭子抽出的血痕，会使所有的人将来都尊敬你。

女村民乙：因为这个，你就能够进入天国。

耶稣：不过要是他们钉死了我呢？

女村民乙：别说这种傻话。

耶稣：（不听）如果他们钉死我……十字架就在这儿旁边，几乎在诱惑着我！

男村民甲：我们不过是寻会儿快活罢了。有时候，人们需要这种庆祝：你祷告一会儿，同时喝醉一点儿。你也会寻到快活的。你瞧，你喝醉了酒，会连十字架的份量都觉不到。你可以扛着它，在那些叫嚷着的人们中间走过。

男村民乙：这错不了。而且，你也没有理由害怕。你不是真的救世主。你不过是跟我们一样的一个人。

女村民甲：他只是干上了他演的角色。

男村民甲：什么角色？

女村民乙：一个要被钉上十字架的人。

男村民甲：（高声大笑）啊哟，我们这里有了个什么样的救世主啊！……你不要开始相信什么要有牺牲之类的话……你是去参加一个宴会。我们都是去参加宴会，去庆祝。不是吗？

耶稣（看了看台后的门，后退）他们来了……

四个男人在门口出现。明显的印第安人容貌，表演耶稣受难剧时的惯常打扮：镶金边的亮缎衣服。过短的衣服下面，露出了长裤和旧鞋。发套歪戴，衣襟敞开。

男村民甲：（带点畏惧）门徒们来了！

门徒甲：那个救世主在哪里？

彼得：耶稣呢？

女村民甲：（对女村民乙）他是圣彼得。

彼得：主啊，你在哪里？

耶稣：（演戏般地）我在这里。

门徒们在他面前跪下。其中有一个摔倒，滚在地下。其余的人大笑。

彼得：拉他起来。

女村民甲：摔倒的那个是圣马太。

耶稣：他怎么了？

彼得：他喝醉了。

马太：（站起来）我们都醉了。

彼得：是的，我们都醉了。你也得要喝醉，耶稣。

耶稣：不。我知道，人们酒喝多了，总有人被钉上十字架。

马太：（递给他酒瓶）喝一口吧。来，喝一口。难道你不是个男子汉？

约翰：（插进来）让他们看看，你跟他们一样，也是个男子汉。

马可：甚至更加男子汉，更加男子汉。

马太：喝一口，耶稣。来吧，喝一口。一个男子汉不喝醉酒，活着也没有意思。连作牺牲都不配。对不对？（笑起来，抹着嘴边的酒沫）

他把酒瓶递给耶稣。耶稣接过来，犹豫。所有的人都瞧着他。突然，他以一个下定决心的姿势，把酒瓶举到嘴边，喝了好一会儿……然后擦了擦嘴，做出一副庄严的姿态，爬上桌子，站着，用演戏的口气说话。

耶稣：你们要相敬相爱！

马太：他说什么？

马可和彼得争夺酒瓶。

马可：把瓶子给我。

耶稣：我说：你们要相敬相爱！

马太：（惊讶地看着他）为什么？

耶稣：因为这就是善。

马太：谁说的？

耶稣：我说的。

马太：你是谁？你不过是个假扮的救世主，就是这样。你不要以为我们会把你当真，是不是？（转过身去）

耶稣：听我说……

马太（喝酒）你听话，喝了酒，我就听你的，免得叫我麻烦。（又递给他酒瓶）再喝一口。（耶稣犹豫）叫他再喝一口。他不喝，就扛不了十字架，也受不了在那边外头等着他的人们的叫喊和抽的鞭子。谁也受不了这一切，除非喝醉了。

彼得：（看见耶稣脸上痛苦的表情）别害怕。等这一切过去以后，每个人都会把你当成奇迹；他们会画你的像，给你点蜡烛……

耶稣：如果他们伤了我呢？如果他们钉死了我呢？

彼得（笑着）那么，你依然还有一个安慰：复活！

耶稣：（犹豫）复活……给我喝一口。（他又喝酒。酒从他的嘴角溢出，沿着酒瓶两边流下。他想站起来，但是头发晕，落到一张椅子上，坐在那里）

女村民甲：（对女村民乙）是时候了！现在把长袍和刺冠给他穿戴起来。

两个女人走向耶稣。他毫不反抗，任她们把长袍从头上套下，在腰间系住。然后她们把刺冠戴到他的头上，理直了发套。在阴影中，显出一个十分完整的幻象。他看起来就象任何乡村教堂里的一尊耶稣塑像：脸色黝黑，眼睛炯炯发亮，双手

垂在两侧。两个女人看着他，在他面前跪了下来。

台后土灶里的火光发出奇特的光辉。

女村民甲（跪着）吾等在天之父，称颂您的圣名，请赐吾等
每天的粮食……

女村民乙：赦免我们的罪孽，犹如我们赦免我们的债
主……

她们的祈祷声逐渐模糊。

耶稣：这些女人在干什么？

彼得：（十分谨慎地）她们在向你祈祷。

耶稣：（惊讶）已经在祈祷？可是他们还没有把我钉上十字
架。（沉思）也许……我真的是救世主吧？

马太（在他背上猛击一掌，使他向前一撞）当然，耶稣，当
然。你就是救世主。再喝一口，你就会觉得你是世界
上所有在天之神的儿子了。

耶稣接过酒瓶，喝着。他突然站了起来，使那
两个跪着的女人跌倒在地。

耶稣：（眼睛里发出沉醉的光芒）我是上帝的儿子。

马太：（高声大笑）这当然罗。人家说，我们都是上帝的儿
子。不过既然你要这样，那你就比我们更是上帝的儿
子罗。

耶稣（继续，酩酊地）尽管我有点害怕，但是这是写好了
的，我必需为他们去死。（用手指着周围的人）

马太：我们都要死，不过什么也不为。（又喝了几口酒）

彼得：够了，别再喝了。我们连干些什么都会不知道了。

耶稣也要扛不了十字架了。

马太：我们帮他扛十字架。就现在这一次。要是他不喝醉，没有人会得相信。最重要的是，要演员自己也得相信。

门徒们喝酒，耶稣也喝酒，其他的人也喝酒。

两个女人不明白地看着他们。

女村民甲：耶稣，你妈来了。

女村民乙：马利亚，马利亚。你来了，我真高兴。快想办法叫他们别喝了。

马利亚从门口上场。她年老臃肿，穿着圣母的长袍和紧身，头上的一圈“灵光”似乎随时要掉下来。

马利亚：怎么样了？

女村民甲：他们喝醉了。全喝醉了。

马利亚：耶稣也醉了吗？

女村民甲：他是喝得最糟糕的。他不断地说些十分奇怪的话。

马利亚（对耶稣）孩子……

耶稣：女人。（指着约翰）瞧你的儿子……

马利亚：（生气）你醉得都不认识自己的母亲了吗？

耶稣：我没有母亲。只有一个父亲。是的，我是有一个父亲的。（眼睛往上看）

女村民甲：在一切大不敬之中……

马利亚：你真不该提你的父亲；你都不知道他是谁。

所有的人都高声大笑。

耶稣：（不听）这是写好了的。人子要流出他的血，以洗濯世间的罪孽。

马利亚（使劲地摇撼他）孩子，清醒清醒，别说这种胡话。

耶稣：（沉醉）你记得吗，这里只有一个面包。现在有了许多。（得意地）我的力量使它们变多了。

马利亚：这些面包是我今天早晨买来的。

耶稣：你不相信我？啊，没有信仰的女人。（向门徒们）我使一个瞎子恢复视力，我叫一个哑巴开口说话，难道不是真的？（威胁地举起拳头）是不是真的？

彼得向其他人使眼色，叫他们顺着耶稣醉后的胡话。

彼得（厌烦地）是的，耶稣，是的。

耶稣：我还使一个死人复生？

门徒们：（得意地）那……是的。

耶稣：我还得牺牲我自己为了所有的人？

马太：是的，是的。现在不去管它。

耶稣：（改变表情）你们要相敬相爱！

马利亚：这都是干什么，孩子？明天你得好好的，壮壮的，可以去种地。我还需要你。你醉成这个样子，会得病的。我不喜欢看见你喝醉酒。（她取下“灵光”）你最好是叫他们大家都走。告诉他们，我们不演这个耶稣受难戏了。

耶稣：你要我因为种地这么一件小事，就放弃我的使命吗？

马利亚：你说的是什么话哟？我们就是靠着土地生活的。

没有土地我们怎么办？要是不种地，就凭着你这些满嘴胡话，没法叫我们吃饱肚子。醒醒吧。要记得，你不过是一个穷孩子，一个每天要过日子的孤老太婆的儿子。

耶稣：为你自己在天国积聚财富。

马利亚：你说这种话，不会给我们弄到东西吃的！你会吗？

女村民甲：对的。使劲骂他。男人总喜欢自以为了不起。

耶稣：（演戏般地）我就是真理和生命。

马利亚：不是。你是个疯子，想空口说几句话就解决一切。

（突然，温柔地）静静心，孩子。你为什么不吃些东西，清醒一下呢？

抹大拉从门口上场。她头发披散，也穿着扮演耶稣受难剧角色的服装，紧裹着身子，明显地现出她浑圆、丰满、诱人的体态。

抹大拉：你妈说得对，耶稣。

耶稣：抹大拉，亲爱的抹大拉。（拥抱她，然后退开）我在干什么？这是罪恶。

抹大拉：你喝醉了！我们还是干脆别演这受难戏了吧！象你这副模样……

马太：你错了，抹大拉。耶稣只有喝醉了酒才可能从头干到底。

耶稣：（神志不清）这是写好了的。我必需死，因此我才能从死中复生。

马利亚（向抹大拉）我真怕。你就要做他的妻子了——你对他说说，这种样子，叫他别出去。你听，外头的这些人。他们也喝醉了。

舞台外面传来人们庆祝节日的叫嚷喧闹声。

抹大拉：耶稣，别这样出去。我怕这种喝醉酒的样子。你醉了，外头的那些人也醉了。

耶稣：这是写好了的，我一定得出去。

抹大拉：写好了的？在哪儿？

耶稣：（迷惘）这个……我不知道。不过这是写好了的。

抹大拉：别出去。你想想，我就要做你的妻子了。要是你发生了什么事，怎么办？（她向他接近）这就是你现在要好好地想想的。我和你，两个人，在一起……现在，生命才真正要开始。

耶稣：等到我死去，然后从死中复生，生命才开始。

抹大拉：别说这种胡话。要是你和我，生活在一起……

耶稣（打断她）那不要紧。

抹大拉：你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唯一要紧的事。

神甫在门口出现，带着明显的满意样子走进来。

神甫：都准备好了吗？人们热烈得都快发狂了。他们要看耶稣。

抹大拉：耶稣不去了。（她关上门）

神甫：开门。他得去。

马利亚（痛苦地）为什么？

神甫：为了让人们相信，他们得看他。

马利亚：听他们在叫嚷。他们会伤害他的。

神甫：这不过是演戏。

马利亚：但是他们会把他弄死。

神甫：没有人会在过节的时候死去。

马利亚：那么，还有那一个耶稣呢？他的外祖父？

神甫：开门，我说。这是他的责任，他得出去。他会很好地扮演他的角色的。

马利亚：那么外面的那些人呢？他们会忘掉他不过是扮演一个角色吗？

神甫：他们要看他；他们会相信。

马利亚：相信什么？

神甫：相信他们需要相信的。

马利亚：我不明白。

神甫：没有必要明白。只要相信。现在我们走吧。（他指挥门徒们）门徒们，在这儿右边，排成一行。马利亚，圣约翰，还有你，抹大拉，在这儿后边。还有你，耶稣，准备好；是扛起十字架的时候了。

所有的人都服从着他，笑着，开着玩笑。

耶稣：（企图扛起十字架）我不能，太沉了。

他们继续笑着。神甫面对着他们，十分严厉地。

神甫：安静。就从现在开始，我不要听见谁再笑。

所有的人都安静下来。神甫打开门，门外传

来高声的喊叫。

神甫：（对耶稣）结束以后，我给你一个银十字架，作为奖赏。

马利亚：（最后的努力）要是他不去呢，神甫？

神甫：那就没有人再相信耶稣了。

马利亚：相信哪一个耶稣？这里的这一个吗？

抹大拉：我相信这一个耶稣。我相信他。（她想拥抱他，但
是被耶稣推开）

神甫：我们走吧，我说。

耶稣的眼睛由于醉酒而发着亮。他钻到两个
村民扶着的十字架下面。他心满意足地最后喝了
几口酒，然后直起身子，扛起十字架。

耶稣：我是救世主。这是个满被荣光的日子，好似一切刚
刚从头开始……（不由自主地打着呢，然后空洞地、傻
里傻气地、没头没脑地笑起来）

抹大拉：我希望不要是刚好相反：一切正要完蛋。

神甫开始指挥游行队伍。门徒们向前走动。

耶稣跟在他们后面，跌跌撞撞地走着。然后是马
利亚，抹大拉和圣约翰。游行队伍一走出门口，茅
屋外面就响起一阵强烈的嚷叫，然后是爆竹声，口
哨声，欢呼声，中间还夹杂着当地一个小乐队演奏
的悲哀而不协调的乐曲声。神甫走在队伍的最后，
一面走一面向四处赐福。灯光渐弱，直至完全
黑暗。

第 二 场

灯光重亮时，门徒们在台上。天色已晚。只有偶尔一两声的嚷叫和远处一阵悲哀的爆竹响可以听到。门徒们已经去掉发套，还有一两个还带着胡子。有一个掖起长袍，露出了肮脏的补缀过的裤子。

彼得：我真没法相信。

马太：现在我们怎么办？

约翰：这不是我们的过错。那些醉汉真的钉死了耶稣，那只是因为耶稣他自己喝醉了酒，不停地对他们嚷叫：“我是救世主。把我钉起来。把我钉起来。”

彼得：我什么都记不得了。我醉得跟死了的一样。（对约翰）可是你应该拦住他们。

约翰：我想阻拦的，但是他们不让我。有一个人拿鞭子抽耶稣的时候，耶稣还对他们喊：“使劲抽我，使劲。”于是另一个人过来，又一个人过来；不一会儿，他们全都抽起他来。等我看见他们真要把他钉起来时，我对他们喊，叫他们住手；但是他们那么大声地吵吵嚷嚷，而且神甫已经进了教堂，耶稣又是那么疯疯癫癫，一遍又一遍地对他们说：“这是写好了的，钉死我，钉死我。”后来，我所能做的，只是在他被钉起来以后给他喝最后的一口酒，而他还象疯子那样反复地说：“我渴，我

渴……”

彼得：我们都渴。因为我们醉了。为什么你不说说，马可？

马可：（沉思地）要出事了。他们会责怪我们的。我们都是在这里，让他喝醉，带他出去做牺牲。最坏的是马太，不停地对他说：“你就是救世主，你就是救世主。”一遍接一遍地，说了整整一下午。

马太：我什么都记不得了。

约翰：我也记不得了。

马可：然而这个可怜的私生子却相信了，于是他死了。

约翰：没有人会知道是谁弄死他的。我们都弄死了他，但是没有人弄死他。没有一个人有罪。

彼得：不过马可可是对的。他们会责怪我们。特别是马太，马可，和约翰——他的最好的朋友。

马可：他只能责怪他自己。游行队伍从这里一出去，他就开始嚷叫，顿脚，要求做牺牲。既然你自己叫人家弄死你，过后抱怨就没有用。

约翰：这正是那个老耶稣与众不同的地方。

马可：与众不同？

约翰：是的。他就是有一点特殊，那是我们大家没有的。

马可：嘿！你只是说，那是因为他们把他做了牺牲。要不是为了那个……他就是和所有的人一样。

约翰：你不觉得，这是由于他身上有那么一点点救世主的精神吗？

马太：你说的是什么哟！

约翰：我听见神甫说过。这是有的，救世主的精神……

马太（弹指头）我有了个主意。

约翰：什么？

马太：我们可以说，这是一个奇迹。这个耶稣是某一种救世主，所以他得死。

马可：这不太坏。于是那些当官的就没法责怪我们了。

彼得（高兴）这是个好主意！

马太：要是他们不相信我们呢？

彼得：我们有四个。要是四个人都说一样的话，一遍接一遍地反复地说，他们最后只得相信我们。（对他们眨眼）

马可：这是真的。让我们现在就在这里立誓，说耶稣就是救世主。

四个人都伸出了手，一只压在另一只上面。

门徒们（唱起来）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就是救世主，耶稣就是救世主。

约翰 还有一件事……如果他们问我们：“救什么世？”我们怎么对他们说？

彼得：我不知道。随便说说好了。这没有关系。我们可以抬头望着天，不说话，就行了。

马太：好吧。现在我们得离开这里。那些当官的就要来调查了，我们得躲起来。说不定哪一天会因为这惹起什么事来……你没法知道……

约翰：我不明白。

马太：是的，什么好事……

约翰：对谁好？

马太：对我们，当然。对我们。

彼得：现在我们走吧，别忘了。（他对他们做了个手势。门徒们又反复唱起来）

门徒们：耶稣就是救世主……

他们互相点头示意，向门外仔细看了看，然后出门向不同的方向走去。门徒们走后，马利亚和抹大拉从左边的小门进来。她们不再是演耶稣受难剧的打扮。她们的衣服看来十分肮脏破旧。

第 三 场

马利亚倚着抹大拉的肩膀，不出声地哭着，不能说话。

抹大拉：哭吧，继续哭吧。没有别的办法了。可是真正的过错在他自己。他从这里走出去，喝醉了酒去死，自己也不知道，把我们孤苦零丁地在这里丢下，贫穷，饥饿，无依无靠。（她抑住抽泣，然后忿激地振作起来）这个可怜的人，他也许还以为，他死了，我们会得到什么……（马利亚把脸埋在抹大拉的胸前。抹大拉以痛苦的同情抚摸着马利亚的脑袋，同时，幕十分缓慢地渐渐落下）

—— 剧 终

阿塔瓦尔帕之死

〔秘鲁〕贝纳尔多·罗卡·雷伊

Bernardo Roca Rey

La Muerte de Atahualpa

贝纳尔多·罗卡·雷伊，秘鲁剧作家，电影导演，1918 年生于利马，从秘鲁天主教大学毕业后，长期在秘鲁政府外交部工作。

1943 年，他写了第一个剧本《银臂》，由艺术爱好者协会在利马上演。这是一部历史剧，以秘鲁十七世纪殖民地时期的西班牙总督蒙克洛瓦伯爵——外号“银臂”——的轶事为题材。后来，罗卡·雷伊又开始从事电影工作，1945 年编导了一部故事片《斑点》。1946 年，他到墨西哥和美国，进一步研究电影艺术。

同年，他采用秘鲁作家里卡多·巴尔玛的《秘鲁传说》中的题材，写了一部闹剧《市长的羊群》，1948 年在利马的市立剧院演出。

1947 年，他以秘鲁代表的身份，到巴黎参加国际电影工作会议。在巴黎期间，他利用参加会议的机会，继续研究电影艺术，同时进行戏剧创作，写了多幕历史剧《洛伊斯》，1949 年获得国家戏剧奖，1950 年由国家喜剧剧团在利马的塞古拉剧场演出。

独幕剧《阿塔瓦尔帕之死》是罗卡·雷伊 1950 年在巴黎的时期创作的，同年获得国家戏剧奖，1957 年首次在普鲁丘卡的印加古建筑遗址露天演出，受到赞扬。

这个独幕剧写的是十六世纪西班牙殖民者来到南美洲，侵略印加古国塔乌安廷苏约的历史题材。当时以皮萨罗为首领的西班牙殖民者，打着‘和平’的幌子，诱骗印加领袖阿塔瓦尔帕前来会谈，会谈中突然把他抓住，勒索赎金。印第安人为了拯救他们的领袖，从全国各地搜集金银，堆满了两间房子，满足了皮萨罗的要求。但是西班牙殖民者背信弃义，决心杀害阿塔瓦尔帕，以便彻底摧毁印加古国，奴役印第安人。于是他们强迫阿塔瓦尔帕受洗改信天主教，又开法庭审判他挑起与另一个印加领袖瓦斯卡尔的内战之罪，终于把他绞死。

剧本描写阿塔瓦尔帕临死前夜，在狱中和西班牙侵略者，和印第安叛徒的一场英勇斗争，表现了他反对侵略，反对殖民主义的崇高精神。

阿塔瓦尔帕之死

人 物

印加阿塔瓦尔帕，三十岁。

费利佩·德波埃乔斯，外号‘费利皮略’，

印第安青年，通译。

维森特·德巴尔维德，多米尼科派教士。

四名西班牙刀斧手。

1533年8月29日的夜晚。在卡哈马尔卡，
印加阿塔瓦尔帕被囚的监狱。光秃秃的冷冰冰的
石墙上，点燃着两支蜡烛，照亮了这间房子。

舞台上带着锁链的阿塔瓦尔帕，以及手里
拿着一个木头十字架的教士巴尔维德。印加身穿
礼服，头戴‘廖图’巾^①。远处传来西班牙人战鼓
凄厉的敲击声，混杂着妇女的哭声和兵士粗暴的
说话声。

^① “廖图”巾，用骆马毛编织成的彩色头巾，印加领袖地位的标志。

巴尔维德：你已经受洗了。

印加：你们已经把我完全压服了。

巴尔维德：你应该说：改教了。

印加：压服……改教……都一样！你们已经抓住我，就差把我处决。到那时候，你们就什么都得到了。

巴尔维德：（说服地）皮萨罗要为基督教世界争得新的王国，要在那里为指向偶像崇拜的船队博取圣名。在这里，他并非强求收复圣墓，而是……

印加（猛烈地）是这样吗？圣墓并不比那些装满珍宝的古墓使他更有兴趣。

巴尔维德：（强硬地）是上帝派他来到这个地方！

印加：是魔鬼帮助他加以征服。

巴尔维德：（夸耀地）上天的希望把他召来，并在他的事业中给以鼓励！

印加：而人间的野心则使他赖着不走，陷在他的一大堆乌七八糟的罪行之中！

巴尔维德（布道似地）总督^①这次部署来到你的帝国^②出

①指皮萨罗。

② 当时印第安民族的这个国家塔乌安廷苏约，正处在部落公社联盟开始向奴隶制度社会过渡的时期。统治的部落是印加族，他们自称太阳的后裔，其他部落都服从它的领导。塔乌安廷苏约有比较完整的行政机构，各级领袖和各部落酋长都有明确的权限。西班牙殖民者来到时，把自己的封建社会制度概念强加于他们，因此出现了“帝国”“国王”“王子”“将军”等等的称号。

巡，是为了让你们崇敬真正的十字架。

印加：然而同时，却为了在我的国土上留下……

巴尔维德：不！他在使酋长们屈服之时，仅仅是要求他们顺从上帝。

印加：以及皇帝卡洛斯^①！

巴尔维德：因为骑士的信仰同他对王上的忠诚联结在一起了……

印加（内心被刺伤，自言自语地）“忠诚”……多么漂亮的话！

巴尔维德：（继续原来的思路）……因为在他基督徒的信仰之火中，增加了他强大有力的意志之火。

印加：是的！用这两把火，烧着了两个世界！一船船的黄金烧掉西班牙！一堆堆的柴火烧掉塔乌安廷苏约！我的酋长们在柴火堆上牺牲；我自己，今天晚上，也要在那上面活活地烧死！

巴尔维德：（进逼）你自己也用内战烧掉了这个国家！你杀死了王子瓦斯卡尔^②！因此，上帝降下他的手，惩罚你的罪孽。

印加：（有力地）不！今天我已经在你们为我召开的法庭上说过：我没有下命令杀死他！我的统领们的忿激，比我

^①指卡洛斯一世（1500-1558年），西班牙国王兼日耳曼皇帝。

^② 在西班牙殖民者入侵之前，印加统治集团之间发生了争夺权力的内战，阿塔瓦尔帕一派战胜了瓦斯卡尔一派，瓦斯卡尔被杀。皮萨罗以此作为借口，判处阿塔瓦尔帕死罪。

的思想动作得更加迅速。就如现在，你们的作为要比理解你们王上的意志更加心急一样。你们把我判成死罪，也许，西班牙的国王自己，却会保护我，尊重我。你们为什么不愿意把我送到他那里去？

巴尔维德：（判决似地）因为我们需要在这里作出榜样。把你处决，就没有人会怀疑我们对付顽固不化者的坚决和严厉。你还被控鼓动一次反对我们的暴乱！

印加：什么？既然你们把我囚禁在这个监狱里，跟我手下的人隔绝，白天黑夜地看守着……怎么可能？

巴尔维德：你利用了你的仆从。你用你们的话对他们说话时，你嘲笑而且讥刺我们的权力，散布反对我们的仇恨。

印加：这不是真的！

巴尔维德：是真的！我们有证人！

印加：这是对我的污蔑！

巴尔维德：他问你话的时候，你自己已经招认。你的话颠三倒四，装腔作势，我们一听就明白。

印加：坦率地说，我从不说不反话。我说我不知道任何反抗或起事的活动，是真话。我怎么能心怀这种打算，既然我知道，如果起事，我就是第一个牺牲？

巴尔维德：不管怎么样，我们得到消息，你的统领们正在召集人，要消灭我们。

印加：如果你们以为，没有我的命令他们会行动，那真是大错特错，因为，只要我不点头，就没有鸟会在我的国土

上飞！……(转变话题)坦率地说,直到现在为止,我相信你们的保证：我没有受到伤害！……在我这方面,我也许诺：交出一笔令人难以置信的赎金；而我已经实现了我的诺言。已经实现了！大大地超额实现了……！因而,我不愿意再有起事来破坏我们的协议；我已经提出,我就把它遵守到底。但是,这却是我得到的报答！……啊,多么令人讨厌！……现在,从我的内心深处,我要求正义！现在,我全心全意地渴望着起事！……会来的！是的,会来的！你们还不了解我的百姓！

巴尔维德：费利皮略对我们讲过一些关于这件事的情况……

印加：卑贱的家伙！

巴尔维德：这就足够了。

印加：叛徒！

巴尔维德：我们知道了这次图谋暴乱的全部细节。此外，你手下的将军却尔库奇马已经招认。

印加：撒谎！却尔库奇马是忠心耿耿的；你们不可能叫他堕落到招认虚假的事情。却尔库奇马不会破坏他的忠诚，即使在你们的酷刑之下也不会。

巴尔维德：是火！……火叫他发抖了！

印加：不会！即使是火也不会，我坚信！你们可以把他炮烙，甚至，你们可以把他扔进火堆，只要你们愿意。他是这样的一个人：他把死亡当作一个玩偶，总是和它玩得挺高兴。有一天，这个玩偶企图使他害怕，却尔库奇

马却只是对着它笑。

巴尔维德：死亡应该叫我们害怕。这是上帝的道理！这是人的最后结局！……

印加：或者是开始，或者是结局！除此之外，还会是什么？……你知道你出生之前在哪里？是在那个冰凉晶明的冰冻地带，还是在那个凝重紫褐的浓雾之中？因此，那个死亡难道就不是和这个“出生之前”一模一样。我们回到开始，返向虚无，如此而已……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应该对生命感到敬畏。幸亏自然如此明智，在我们降生之时剥夺了我们所有的知觉，因为，有了悟性，我们就会把我们母亲的脏腑撕裂，在她身体之中自己窒息而死，以免在这里看到贪欲、不义和背叛……我们返向虚无，如此而已……

巴尔维德：你是为接受洗礼而来的，可是你说的这些话，都是异端邪说。

印加：我说的，只是一个人说的话；这个人，他亲眼目睹祖先被贪欲所作践，他自己本人被背信弃义所出卖，他现在即将被不义引向死亡……（来回走了几步，停住，完全沉浸在回忆之中）我的父亲曾经预言过。当时他已被热病所引起的颤栗所压倒，还对我说，“我要去和我们的祖先太阳一起安息了。我离开你们之后不久，会有新的人来到，占有我们的领土，压迫我们的国家，成为它的主人……”（对巴尔维德）你知道我的父亲叫什么吗？……

巴尔维德：乌艾纳 —— 卡帕克，第十二世皇帝。

印加：他的百姓称他为“穷人的亲爱者”。他以这个称号，最受爱戴，远远在‘唯一的主宰’或者‘威武的君主’之上。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从阿苏尔河直到尚武的阿劳加族地区，从大海之滨直到里蒂苏尤山最险峻的峰巅，他是贫贱者的仁慈父亲，是胡作非为者和违法乱纪者的准确无误的鞭子。

巴尔维德：你的父亲是一位伟大的君主。

印加：那么你认为，他的儿子，他那么宠爱的儿子，因为效法他的作为，就应该受到这样的惩罚？

巴尔维德：你自己的百姓的嘴巴，给了你这个答复。不过十几分钟之前，在他们栽起火刑柱，往那里搬运木柴，以便在你脚下烧起火堆的时候，我听见他们之中有人这样地说：“有个凶神，在王子弟兄之间挑起了仇恨，我们这些老百姓，就是受的这个罪孽的报应。”你的百姓遭受这种命运，其咎在你。你把风暴泼到他们的身上，因而，这风暴之中有一道闪电落到你的头上，也是理所当然。

印加：（猛烈地）那么为什么不也落到你们头上呢？是谁把你们召唤来的？你们来了以后，就在我维护秩序和统一的地方散布混乱。

巴尔维德：不，你们的那件事情并未结束！你们的敌对行为，使这些国土流血过多。我们的责任，是制止如此多的暴行。你，主要是你，在对你的敌人发泄你的忿怒；仇恨蒙住了你的眼睛；你的决策的暴戾简直没有限度。

印加：然而，难道你知道那卑贱之心，那阴谋诡计，那背叛变节是如何在窥伺着一位君主？难道你曾经统治过我的国家，一个如此充满阴险狡诈的国家，得以了解我的行为是不义还是严厉？……（转换话题）我从我的父亲手里继承了权位；他向我指示的道路要从流血和威胁的黑暗中通过。为了尊重神圣的指示，我一定要战胜它，但是并非毫无痛苦。啊，太阳父亲！为什么你要挑选我这个人，以担当如此重任？

巴尔维德：（热狂地）太阳并非真正的上帝！

印加：的确，他抛弃了我……在我最需要他的庇护的时候。

巴尔维德：你甚至都不要提它；你只有跟它决裂，才能免遭火刑。

印加：但是不能免我一死！……（绝望）我干了什么了，我的子女干了什么了，应该蒙受这种不幸？我们干了什么了，应该落到你们的手掌之中，特别是，在你们受到了我的人民的友谊和热诚接待，在我和你们分享了我的财宝，在你们从我手里得到的除了恩惠之外别无其他的时候？

巴尔维德：怎么没有其他？还有威胁！

印加：什么威胁？

巴尔维德：你派了一个使者到卡哈马尔卡来，对我们说，你要剥我们的皮。那时候，我们已经让你知道，我们是为和平而来的。

印加：你简直是在讽刺自己！……你们的“和平”实在美

妙！你们以暴力压服我的国家，奴役我的百姓，劫掠我们的神庙，强奸我们侍奉太阳的圣处女！……

巴尔维德：兵士们总是粗野的！……我本人从未参与其事。

印加：但是，你关我什么事？我关心的是整个国家！我关心的是国家的敌人！一群匪帮，统统都是匪帮！……你别想和他们撇清，说什么你没有在这些罪行中弄脏你的手，说什么你没有在瓜分我的赎金中得到一份。

巴尔维德：我向你发誓！我到这里来的唯一使命是传布信仰！

印加：你假装正直，然而你的身上沾满了我的血……因为坑害了我的，就是你！你，拿着现在来劝说我的这个十字架！

巴尔维德：是一个法庭对你进行了判决！我没有参加这个法庭！我跟你的血毫不相干！……恰恰相反，是我把你从火里救了出来。

印加 然而,今天,就在今天,在太阳下山之前,是你宣读了我的判决,而且还证明它是合法的……就是组成法庭的皮萨罗们和阿尔马格罗^①们也不过如此,……我是等着他们说这些话的。他们是我的法官……法官,真是笑话……他们盼着我死,他们需要得到土地,而我,就是主要的障碍。可是你,你渴望的是成圣,宣讲的是

^①阿尔马格罗，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的副手。

教义；你能够指责这样的判决！你要这样做，完全轻而易举！但是，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把宣判的任务交给你。因此，判决我的就是你！……（转换话题）
不过，无论如何，我应该感谢你，在把我处火刑的柴堆点火的时候，你进行了干涉。

巴尔维德：我是要拯救你的灵魂！……

印加：啊，说真的，我忘了这个！……现在我有了一个灵魂！

巴尔维德：它属于上帝！

印加：而其他一切则都属于你们……

巴尔维德：对我，我只关心征服它们，征服数百万的灵魂！
传来一阵短暂的急促鼓声。

印加：（辛辣地）他们是来要我的灵魂了吗？

巴尔维德：（给他十字架）拿着，让它给你安慰。（下场）

可以听到妇女们痛苦的呻吟和叹息。印加呆呆地站在舞台的中央。鼓声又阴沉沉地响起。鼓声静寂下来时，阿塔瓦尔帕屈膝下跪，以凄楚悲怆的声调，抬头向天，发出了以下的祷告。

印加：啊，啊，比拉科查^①，宇宙的主宰！

啊，具有先见之明的神祇！

你在哪里？不要把我舍弃！

我的心要接受死亡

^①比拉科查，克楚亚印第安族的光、火、水之神。

还过于脆弱。
听着我吧！选择我吧！
不要听任我死去！
你的奴仆在对你说话，
恳求你对他垂怜，
记着他，想着他——
库斯科的王。
塔拉帕卡，托纳帕^①，
我也向你们致敬。
啊！托纳帕，看着我！
在这生死的关头，
你忘了我，可能吗？
你愿意轻蔑地看着我屈膝，
还是答应给予我
我所乞求的力量，
我所需要的勇气？……
然而，你是否为我所想象，
或者，你不过是个幻影，
是个引起恐惧的存在？……
啊，如果你能让我一见，
如果你愿意向我显现！……
还有你，你把我从大地捡起，

①克楚亚印第安族的风神、雨神。

用泥土做成了我；
你在哪里，啊，创造之神！
瞧我，我已经在
死亡的怀抱！
因此，来吧，来帮助我！
你象天一样伟大，
来吧，你如大地的主宰，
你的儿子印加在向你呼唤。
激励我！帮助我！
在我的苦恼中给予鼓舞。
我以我声音的全部力量
向你呼吁！……

响起了一阵雷鸣般的鼓声。印加捂住耳朵，
几乎是疯狂似地在地下打滚。最后，他站起来，喊
叫。

印加：停止这些鼓声！……停止！……我的全部要求，就
仅仅是一忽儿的安静！……为什么不断地要叫我想起，
在那里，在外边，正在布置着我的死亡的一个伟大场
面？……啊！残酷的西班牙人！搭起你们的绞刑台，
插起黑幡做装饰吧！指示你们的兵士，在你们绞紧我
的喉咙的时候，弹压我的百姓吧！污蔑我的名字吧！
凌辱我的遗体吧！但是不要用你们的鼓声使我的死亡
更加强烈！……说给他们，叫它停止！说给他们，这是
印加的命令！

费利皮略的声音：哎！唐罗德里戈先生，不要敲鼓吧！这是印加的命令！

鼓声更加震耳地响。

印加：怜悯我吧！……（妇女们的哭泣和呻吟更加接近。印加扑向台后的石墙，昏昏沉沉地喘着气，剧烈地颤栗。突然地喊叫）啊，我的人民！你们在期待什么？止住你们的悲伤，止住你们的哭泣！……也许我只配得到你们的眼泪，因为我抛弃了你们？或者是因为我没有把一切存在的，甚至一切不存在的，都给你们？……不曾让我自己牺牲自己的血，以报复他们对你们的欺凌？还是因为后来，在凶狠的侵略者践踏我们的海滨，一直来到这里收买我的时候，我对你们不忠？我是对你们不忠吗？……现在，离开死亡只有二十步，我仍然能够对着西班牙人喊：“住手！拆掉你们的绞刑台，我愿意宣布臣服于你们的君主”的时候，难道我对你们不忠？因此，拿起你们的武器来，拯救我！让你们的血把这帮喝血成性的贪恋黄金的武士统统淹死！……到我这里来吧！从死亡的利爪之中救出你们的王！……（短暂的鼓声）摧毁这些战鼓！……

费利皮略上场。他穿着卡斯蒂利亚式的紧身上衣和短裤，印第安式的皮凉鞋，端端正正地戴着一顶有漂亮羽饰的西班牙头盔。

费利皮略：主公，我企图叫他们别敲，但是……

印加（猛然地把他的话打断）你？……不！……你不！……

快走吧！你去躲到丛林里，象只逃亡的野兽那样过活，
让谁也不要看见你，让谁也不要因为自己是人而羞愧
……你是如此卑鄙，如此丑恶，如同最下贱的爬虫……

不，你？不！快走吧！……

费利皮略（尊敬地）主公……

印加（克制忿怒）住口！……

费利皮略：主公……

印加：（尖锐地）什么？……你能有办法让我逃走？……可
是我，已经什么也不能给你……我什么用也没有……
我什么也不是……几乎只是一只吓得要死的野兽！（厌
恶地）还得忍受着面前的你……！真是残忍！在我生
命的最后一刻，竟然和你在一起；我的最后的几句话，
竟然被你听去，用来诋毁我，用来恶毒地歪曲……（做
了个姿势，又克制住，仿佛想扑上费利皮略，把他压碎）
啊，走吧！快走吧！这条锁链要限制我的忿怒未免脆
弱！……（哭泣，无能为力，双手掩住脸）我真要哭一
场……！

费利皮略：（很讲礼仪似地）主公似应保持……

印加（厌恶地）闭嘴！……我来替你说了吧（模仿费利皮
略虚伪的声调）“主公似应保持尊严，保持帝王的崇高
仪表。”（讥刺地）是这样吗？……当然，我似应致力使
事情结果圆满，符合他们的要求。我似应完完整整地
登上绞刑台，保持我的镇静，以便让我的百姓在罪行面
前无动于衷，以便使征服不再遇到困难。（悲怆地）可

是，不！在他们面前，我要号叫，我要高喊我的恐惧，使我的百姓之中的每一个人都受到感染，使他们在我的身上看到等待着他们的是什么！我应该这样高声喊叫着死去，让人们在我的死亡之中看到我们民族的死亡！（远处鼓声又响）然而，唉，这些战鼓还会不断地响，直到最后的一刻，使我的声音不被听见，使他们在处死我的时候仍然冷漠地行事，如同铁面无私的神。

费利皮略：（伪善地）主公要知道，整个帝国都在为今天这个痛苦的夜晚而哀伤，然而恰恰正是这个粗犷而凄厉的鼓声在告诉每一个人：“你的印加，你的主公，要死了……”（存心不良地）把这个残忍的声音消灭，倒真是一个慈悲的行为；不过，会不会有人在寂静之中灰心丧气……？

印加：我能够在寂静中很好地死去，耳朵里只有我百姓内心的悲叹。但是不！我是印加；我必须在这些战鼓的声音之中走向死亡！而且我还为它付出了多大的代价！从全国各地运来了黄金，装满这间牢房，直到我这只手的高度（举起一只胳膊），才获得了丧礼击鼓的权利。

费利皮略：还有别的呢。

印加：对了，说真的，还有别的：还获得了灵魂。送了我一个灵魂……说得更确切些，我在临死的时候，向我的刽子手买了一个灵魂。为了补偿我为它付出的很高代价，还给了我这个十字架，我应该在它身上找到安慰。

我还被告知说,就是在它上面,死去了犹太人的王。(活跃)你,是个有野心的人,快去学会制造这个东西。瞧,这有多么容易:不过是两片木头互相交叉。有了它,你能够占有王国,奴役人民,谋杀君主……如果你觉得这个标志过于平凡,你可以照抄我就要在那上面死去的绞刑台上的那个,然后拿着它冲出去征服世界。你可以说 在这上面,死去了克楚亚人的王!

费利皮略:你这是诽谤!……我记得,你是以接受洗礼为条件,从火刑减为绞刑的。

印加:(刺入地)是的,他们向我挥舞这件双刃的武器,一面的刃是烧灼,另一面的刃是窒息,你愿意要哪一面?……说啊!你是个懂得回避危险的人,在他们面前缩得甚至让人看不见……

费利皮略:(气忿地,为暴怒所控制)够了 我是被你的将领们交给侵略者,让他们把我毁灭的。我只知道顺从地走去作牺牲,以平息白人的神的忿怒。我是被挑选出来做拯救种族,保佑你的国家的牺牲品的。(轻蔑地)对你,我没有任何义务!……你的酋长们把我绑在一只小船上,送到侵略者的大船,作为一件贡品,要用我的血赎取你的血。我顺从地,勇敢地去了,心里燃烧着对你的爱!可是现在,你却责骂我是个胆小鬼!对我这个尝过一切痛苦之中最大痛苦的人,你竟然问,愿意要哪一种死法?在这种情况下,我选择你那杀害了你的兄弟瓦斯卡尔的箭!

印加：撒谎！你又一次当了叛徒！你彻底投降，就是为了
换取一件保护你的铠甲，或者一顶你头上戴的钢盔。

费利皮略：我戴着它，觉得要比你戴着你那从自己兄弟那里篡夺来的‘廖图’巾清白得多。(转换话题)因为折磨你的，并不是送你去死的鼓声。是不是真的？……现在钻刺着你的听觉的，是被兄弟相残的血所玷污的安达马尔卡河流水的潺潺声。那些带着瓦斯卡尔尸身的洪流，正在岩石之间冲激飞溅！……可怜的瓦斯卡尔！……被篡了权，被害了命；然而他是印加，他在他的信仰中死去，没有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为了比较好受的死法而产生改教的痛苦。（毫不怜悯地）你要不要排除一下你的烦恼？你要不要消遣一下你这最后的时刻？……我们做游戏吧！我们做游戏，互相交换我们的罪孽……！把你的“廖图”巾给我！把这顶外国人的头盔给你！你算是叛徒！我担你的罪名！……（抓过“廖图”巾，自己戴上，把西班牙头盔塞到沮丧而惊讶的印加手里）现在我是杀兄弟者，你是叛徒！我是印加，你是奴隶！你得服从！

印加（惶惑）住嘴！……

费利皮略：（神态改变，做出一种不容置疑的身份，厚颜无耻地顽固地责骂印加）不！这不是住嘴的时候！不能让时间错过！……听着你主上的意旨：“我的兄弟托帕尔帕和西班牙人很接近。我猜想他企图在我死后登基。你去，把他杀死！立刻以我的名义去见皮萨罗，对他

说：我马上接受一切；再接受一个灵魂也行，如果他们愿意给我……以我的名义再献一笔黄金和白银的赎金。对他说：我的百姓会挖出大地深埋藏的所有珍宝。我会用鞭子强迫他们实现这个诺言！对他说：我在科里——坎查的宫殿，帕查卡马克的神庙，太阳圣女们的珍宝，一切的一切，我都交给他们，以换取我的生命！……”

印加（有了反应）这个游戏使我感到兴趣！……我们继续下去……让我说说……尽管我不知道一个叛徒该怎么说话……（戴上头盔）

费利皮略：在生活中干过谋杀勾当的人，在游戏中能够成为一个很好的变节分子。说吧，我听着你。

印加：主公，你有没有听说过侵略者说，那个死在十字架上的犹太人的王，是被他手下的一个人所出卖？……噢！当我得知，他们以银币奖赏了这个人的时候，我就发现，这项工作既容易又有利。为了你，他们可以给我一支火铳，一顶头盔，或者一匹马！

费利皮略：笨蛋！凭着这个代价就出卖太阳的儿子？

印加：主公，我出卖的是野心勃勃的阿塔瓦尔帕……

费利皮略：为了一匹马？

印加：我已经对你说过，为一顶头盔我也干。

费利皮略：拿我换一顶头盔？

印加：只要我能够从默默无闻中脱颖而出，变成一个相当重要的人物，即使丢了整个帝国，与我又有什么关

系？……我厌恶这个我们全体都一律平等的世界。我要发展我个人的前途。象一颗星那样，发出我自己的光芒。

费利皮略：（不由得恢复本来面目）傻瓜！

印加：是的，我知道。现在我明白了。我们的社会不以培养个人为宗旨；我们的目标是形成一个紧密的集体；因此，我们要比那些渴望成为剥削者的集团更加庄严更加繁荣。

费利皮略：啊，神明在上！这是一个真诚的叛徒。我应该在谋杀我的兄弟之前，先听听他的话。如果那样，也许可以避免一场由于我个人野心而引起的战争。

印加：不！现在我也明白，为什么你们的武器会举起来反对瓦斯卡尔。啊！你有个多么不知足而且残暴的首领作你的兄弟和敌人啊！他不满意他得到的领地，来向你挑战。你派你的儿子们做使者，去向他恳求让你太平无事地保留你父亲遗留给你的一切。但是他不愿意接受，杀掉了你的继承者。啊！你的百姓怎么能忍受这样的惩罚，屈从于一个已经证明是这样凶残的暴君？由于这个原因，说真的，我悔不该对你不忠诚，悔不该在恶意地向侵略者翻译你的话的时候，在当面毁谤你的时候，在污蔑你，告发你行为不老实，说你图谋派你的人向他们扑去的时候，把你的每一句话，换成了我的一句话。我尤其悔恨对你总是怀着让你在这为时过早的死亡中销毁、溃灭的渴望。

费利皮略：你的后悔已经太迟。我要把你斩首，暴尸一个满月，让鹰群啄食你的脏腑，让山豹下来舔啮你的骸骨，使你忘不了我的残忍。你放心，我保证做到。你还记得，我的武士们在萨兰讲给你听的：在夷平瓦斯卡尔的领地之时，有一个酋长竟然逃脱了我的手掌。因为抓不住他，就把他的五千人杀了四千，虏了两千妇女分给我的武士……你还记得，你亲眼目睹，而且为我的残忍惊讶不已的一件事：在卡哈马尔卡城的门口，七十个克楚亚人被系住脚倒吊起来，就因为他们之中有一个闯进了太阳圣处女的家……关于我的残暴，我还有一个例证愿意向你提供：你还记得——你一记得就会感到恐惧——那个骑士埃尔南多·德索托^①，在我的武士们面前叫他骑的马跳腾了一下，竟然把这些武士吓得都当着我的面后退了一步。于是我把他们统统判处死刑！命令连同他们的妻子儿女就在当天晚上斩首！

印加 主公，由于你，帝国没有分裂，也没有成为贡品；你的牺牲，拯救了我们。在这里，我辨明了一切！在这里，我认识了你的勇气，你的英雄业绩。你的弟兄们会承继这个朝代。一个新的太阳，将在塔乌安廷苏约的上空照耀。来自海上的侵略者被赶回大海去的日子，总有一天会来到。那时候，这片辽阔的国土又将重新和平昌盛，到处响起我们怀念你的颂歌。啊！伟大帝国

^① 埃尔南多·德索托，西班牙殖民者，皮萨罗手下的将领。

的统一者，饶恕我吧！我祈求你饶恕我！……

传来一阵杂乱的声音，几乎立刻成为群众惊扰的呼喊。这种现象发生的时候，应该给人以一大群人立即会突然冲上舞台的感觉。印加摘下头盔，呆呆地站着不动，仿佛被一道雷电击中。费利皮略惶惶不安，不能自制。响起几声火铳的声音，以及奔跑的马蹄声和马嘶声。喇叭和战鼓响起，然后静了下来。印加好象受到启示，利用这个时刻说起话来。

印加：啊，比拉科查！你掀起了这片勇敢的海洋，现在正以它的浪涛冲击这些石墙！鼓励百姓们的勇气！降临到我，我的百姓，我的英勇的克楚亚人中间来吧！……男人们，妇女们，拿起武器来……！

费利皮略终于从监狱里跑了出去。呼喊声增高，听来庄严而隆重。喇叭和战鼓又响起来。奔跑的马蹄声。接着是几响火铳声。然后是寂静。费利皮略满脸高兴地出现，以胜利者的眼光，把他的全部仇恨投向印加。

印加：什么事，快说！……说！

费利皮略：库斯科的黄金到了！一大队的人和骆马，驮来了黄金……就是这个。

印加：那么这些声音呢，这些痛苦的叫喊呢……你是要我相信我的百姓不想来救我？

费利皮略：不想！不过是西班牙人和克楚亚人在叫嚷，因

为黄金到了，他们都很高兴。克楚亚人以为，有了这些贡品，就能免除你的罪孽……

印加：于是，那些基督教徒就在准备新的庆宴……

费利皮略：那当然！但是没有一个人为你说话；所有的人都只是为了黄金而兴奋，为了这些敲碎了你的金偶像而变成的黄金。你向这些偶像祈求给你帮助，同时却把它们敲成碎块献出，以求解脱你的锁链。（鼓声又凄厉地响起）然而，热闹已经过去，宣告死亡的鼓声又重新响起。

印加：我自己在问：是谁要死？是你还是我？因为我们已经交换了我们的命运。你记得吗？……你是我的印加；我叛卖了你；你准备处罚我的无耻行为，以警效尤；我向你恳求饶恕……

费利皮略：是的，我们是那样的；那是你发了疯的时候；那是你以为死者复苏，高贵的瓦斯卡尔来帮助你的时候……

鼓声更加凄厉地在响，给人以似乎就要在舞台上出现的感觉。

印加：那么，我们再来自己骗自己吧！我们陶醉在死亡之中吧！听见吗？这是报你凶讯的使者，已经来了。（鼓声）越来越近了！（鼓声）是时候了！你要死了！不要把我拖着带到黑暗中去！快说：你已经饶恕我！快说你最后的话：饶恕了叛徒！（扑上费利皮略，决心用拴住双手的锁链把他按到墙上扼死）

费利皮略：（变了脸色，来回挣扎，几乎昏厥）不要！不要！

不要！快别作声！……游戏已经结束！够啦！（印加放开他，撕破了他的衣服）我渴！……这鼓声……他们，在那边，穿着沉重的甲冑，仿佛银色的天神，践踏大地，统治着一切……摧毁了山岭，拔掉了树木。谁也吓不住他们，因为他们是不可战胜的。不可战胜的，是的，不可战胜的！（神经质地，象个女人那样哭泣）可是我要活！我要活！要活！（骚动着，痉挛着，好象一条挨了打的狗）

印加（庄严地，冷静地）仅仅是一些短暂的时间，把我和死亡分开；在你恢复神志之前，我就要永远投入它的怀抱，永远！……尽管如此，你看我 我是多么坚强，多么果敢；我的双腿从来没有这样有力，使我感到它们能够支持一座神庙；我的脑袋那么牢固；我的颈项，强大得象一座塔。（摸自己的颈项）就在这个地方，要接受你叛卖的打击……而你，正相反，你是个砂土做的人就连这个骆马毛的流苏都没法顶住。（摘掉他的“廖图”巾）把它还给我吧。你的脑袋，你的可怜的脑袋过于软弱，顶不住它。（自己戴上“廖图”巾）必须要在大地上生活过，才能知道怎样无所畏惧地把自己交给大地，如同一株小鸟飞绕、微风吹拂的老树那样倒下……这样为了明天而死，似乎有些难以说明，好象花朵为了散布种子而死去似的……我没法说，然而这是伟大的……和死亡同样伟大。啊！死亡！到我这里来吧！我要无声无

息地毫不畏惧地把自己交给你。谁也不会在这临死的关头听到我的声音。我要把这样面对命运的态度作为遗物留给我的百姓。

巴尔维德从台后的门上场。他头戴帽兜，手拿福音书。后面跟着四个西班牙刀斧手。

巴尔维德：仁慈的上帝，全知全能的上帝，正在他的天国等着迎接你。

印加：（毫不在意地把十字架扔在地下。旁白）啊！翻天覆地之神，你是多么强大有力而令人敬畏……！

他看也不看巴尔维德，脸不改色地，神圣不可侵犯地，充满着尊严地徐步下场。费利皮略望着他，越来越拚命地哭喊；几乎被哭泣所窒息，跪倒在地，爬行着，跟在后面追下。

—— 剧 终